

# 戰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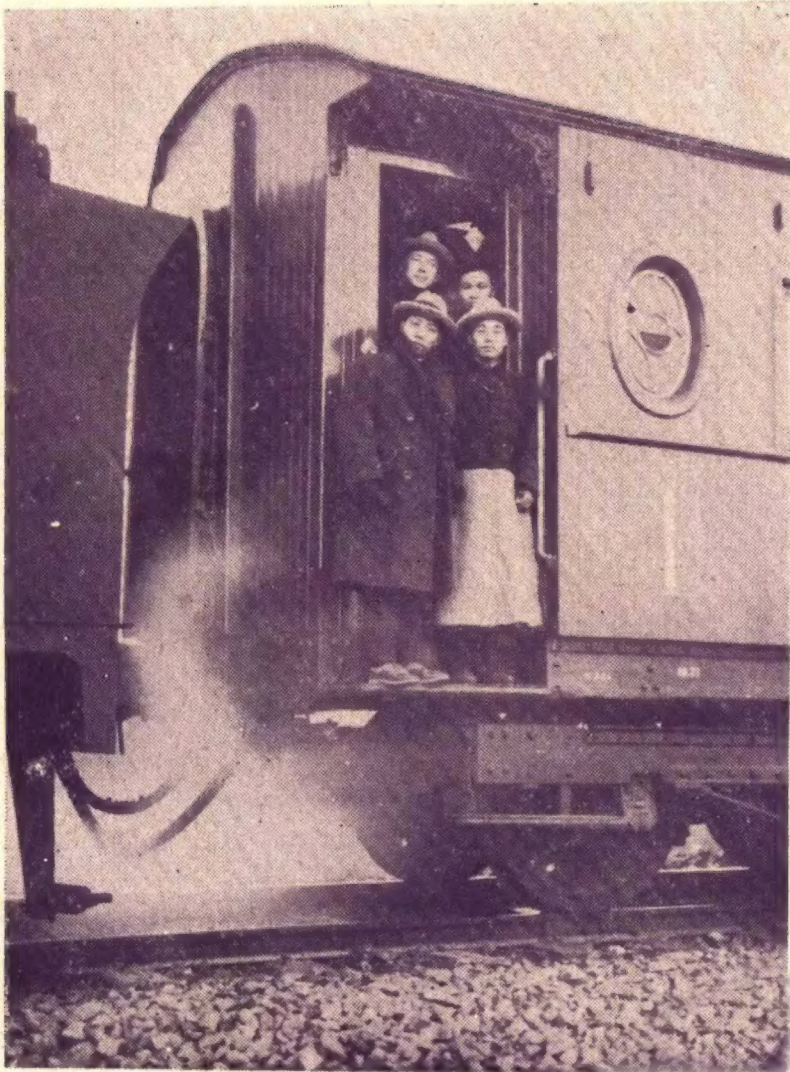
國直兩軍  
戰後之視  
察

董咸亨攝

十四年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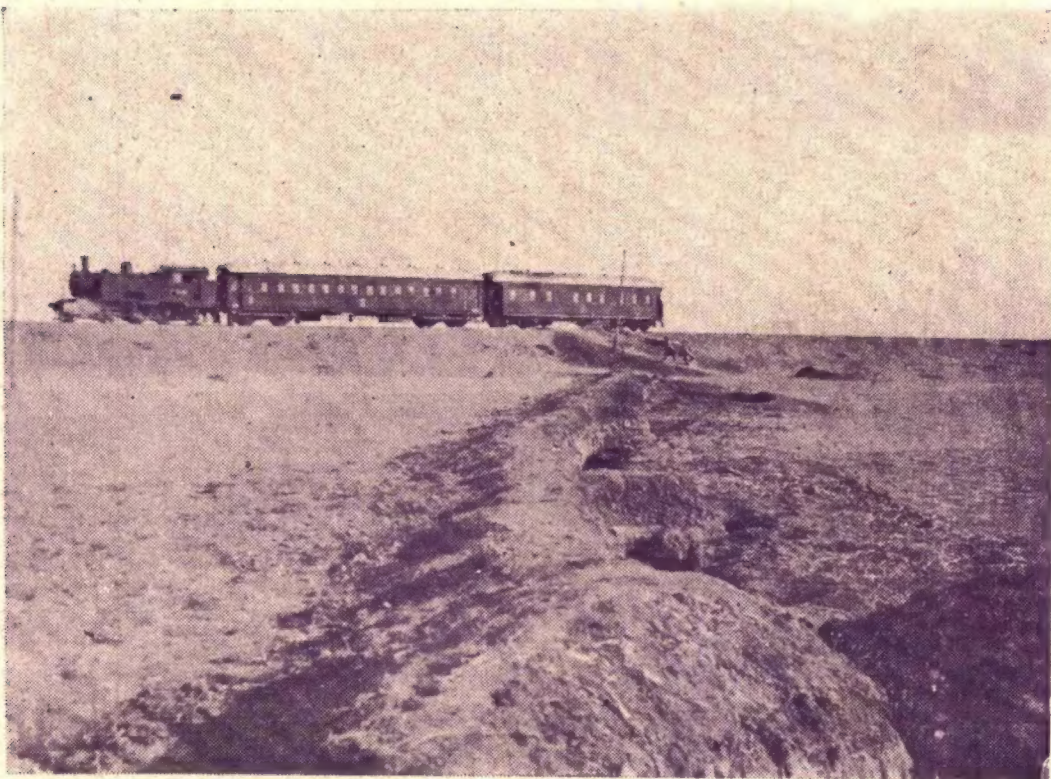
月二十七日

(一) 參觀戰地之新聞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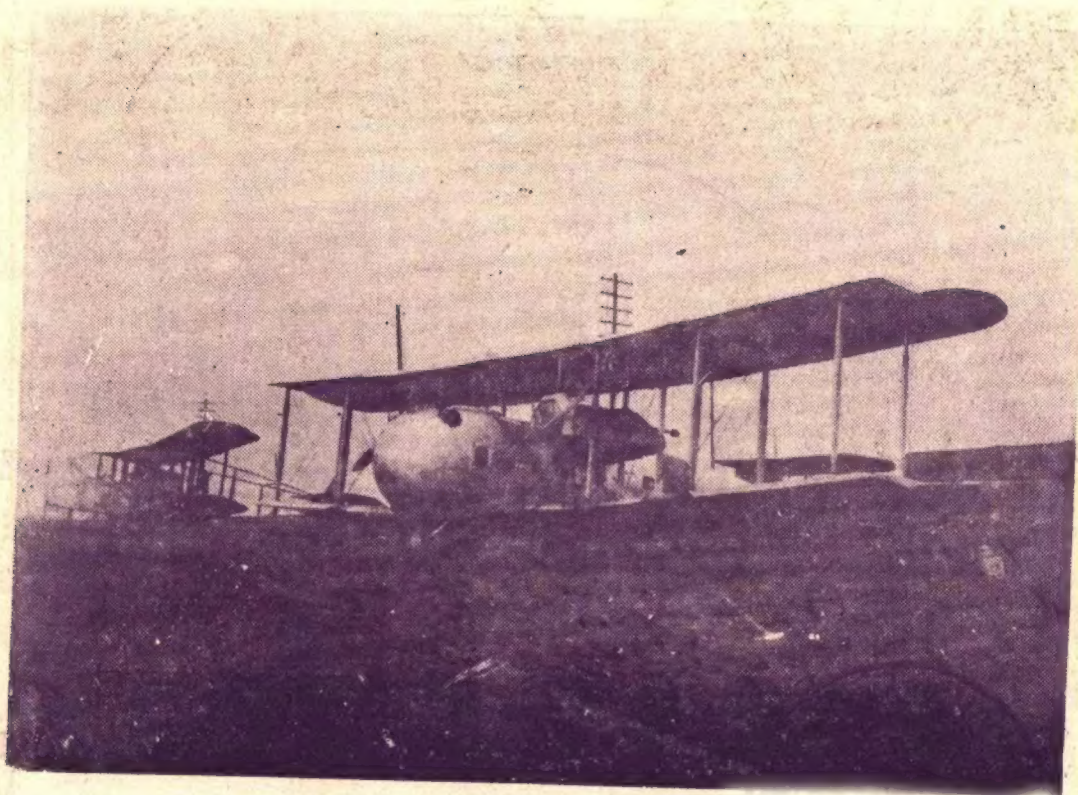
▲圖中頂上有白符號者爲國聞通信社記者周雁翔

(二) 北倉二十四道橋之戰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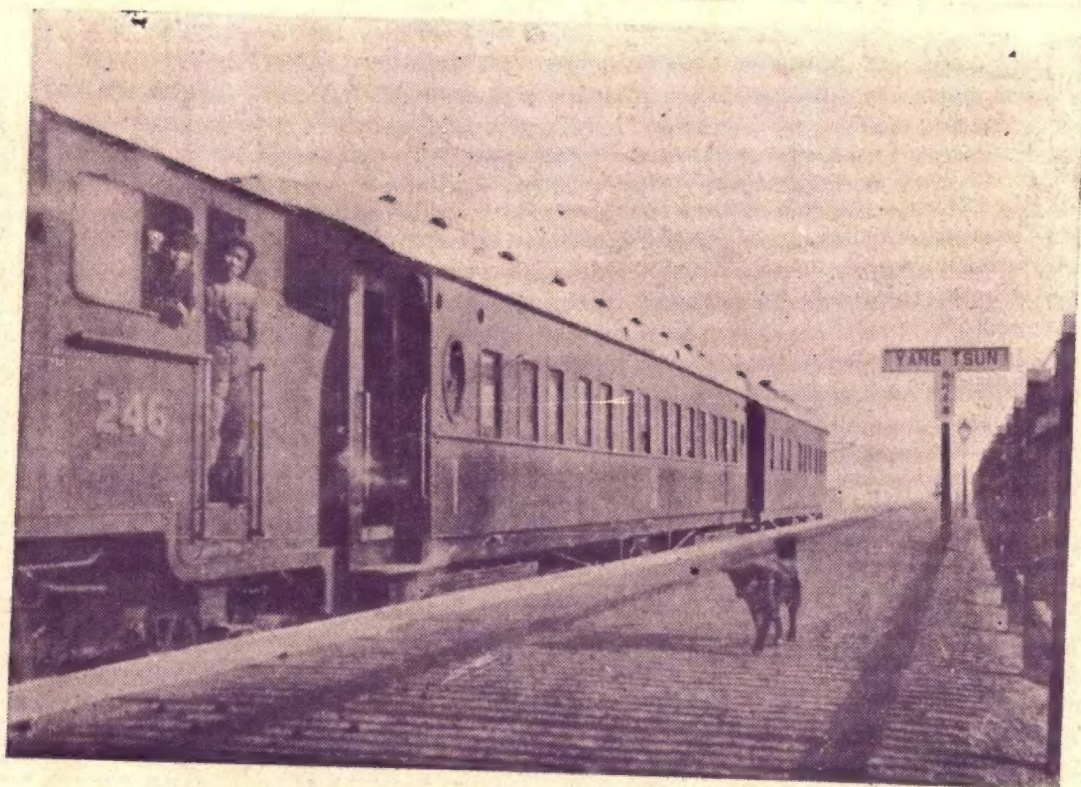




(三) 國民軍之飛機



(四) 楊村之記者專車



# 戰後

國直兩軍  
戰後之視  
察



# 名人錄



范源濂

范源濂、號靜生、五十三歲、湖南湘鄉人、湖南時務學堂學生、後留學日本、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並充宏文學校法政大學等處中國留學生翻譯、歸國後供職學部、於教育事業多所建議、兼充殖邊學堂教授、與各國留學生在京發起組織尚志學會、研究學術、後并由會創辦尚志學校及醫院等、辛亥武昌起義後、曾於南北和議及政府改制事、有所盡力、故爲當局所器重、民國元年任陸徵祥內閣教育總長、趙秉鈞內閣繼任教育總長、二年四月辭職、民國五年復任段祺瑞內閣教育總長、辭職後到滬任中華書局編輯長、與梁啟超共謀討袁規復帝制、雲南起義肇慶組織軍務院以爲駐滬代表委員、九年八月及十年五月兩任靳雲鵬內閣教育總長、十二年冬、任命北京師範校長、十三年一月、孫寶琦內閣任爲教育總長、未就職、出洋遊歷、去年歸國回京、政府派爲中美教育文化基金會委員、



▲本期所載「歐洲之和平公約」即係落

迦諾議定之原文。乃續上期「落迦諾條

約與歐洲大局」之作。備讀者研究世界

問題時作參考也。

▲本期有京社記者雁翔君參觀北倉戰地

之記載。除一部分攝影刊入銅圖外尚有

照片多幀。當於下期製版刊載

▲俄國虛無黨。此所聞名。本期所載「俄國

虛無黨人的故事」係報據數種俄國記

載而述。寫黨人殺身救國之熱忱。足以警

頑儒使之奮起也。

▲匪窟餘生述。都二十章。由受百壽譯述按

期刊登。惟因原刊物。由他處陸續寄來。故

每期不能預言多少希閱者諒之。

### 第三卷 國聞週報目錄

評

法權會議與司法尊嚴……………子寬

法統問題……………菱伯

壇

追論徐又錚事……………慎予

歐洲之平公約……………子寬

近東情勢之變遷……………受百

北倉參觀戰迹紀……………雁翔

金雞納霜之由來……………伯廉

國內外一週間大事記……………公展

匪窟餘生述……………受百譯

俄國虛無黨人的故事……………李蒂甘

觀「雪地義狼」後……………浪漫

一天的自由（小說）……………心冷

瘋婦（小說）……………玲玲女士

名人錄（范源濂）





法權會議開幕矣。處今日國際情勢之下。以我國政治現象之紊亂。此會議之結果。能符我國民之希望否。吾人殊覺其為一大疑問。按照華盛頓會議關於此事之議決案。

子寬

各國調查委員。應攷察各國在華行使領事裁判權之現在辦法。與夫中國現在法律司法制度暨司法行政手續。將攷察所得事實。報告各國政府。並將可以改良中國。施行法律之情形。及輔助促進中國政府編訂法律。與夫改良司法所認為適當之方法。建議於各國政府。是可見各國委員之任務。僅係限於調查及籌議方法而止。絕無疑義。至於各國是否逕肯容納我國民之主張。直接由該會議討論領事裁判權全部收回之手續。仍為另一問題。不能混作一談。雖最近如美國。曾有非正式表示。願將在華領事裁判權全部廢棄。然吾人當未忘華會議決案中。僅規定各國取舍委員會之建議。夫既云委員會。則可知其建議。乃各國委員共同訂定。未必竟照一國之意見也。然則此法權會議。未必可逕使吾人滿意。已不待言。況不利於領事裁判權撤廢之原因。尙不止此耶。

此次各國委員團之調查。當為重在司法制度及現行法律。然司法精神。必尤為所重視。蓋一國若徒有虛偽之制度與法典。而無司法尊嚴之精神以副之。則制度不生效。法典如具文。直等於無制度無法典。彼又曷為作無益之調查。關於司法制度及法典兩事。我國當局。固已極盡宣傳之能事。詎獨於最關重要之司法尊嚴。既毫未表示其精神。且並消極暴露其不能維持尊嚴之弱點。吾人之作此論斷。並非毫無根據。故意誣譏。乃確有事實可以為證。徐樹錚在廊房被殺。業經旬餘。事經報紙刊載。幾於通國皆曉。陸承武並已通電。自承下手。徐生前功過。今姑不問。然終為政府之大吏。中華民國之人民。今被殺害。案情當非輕微。按中華民國刑法與先進各國同取國家主義。不許私人任意報復。擾亂社會安甯。如有任意殺人。不問原因如何。僅得酌情末減。固不得免公訴判決。如此淺近法理。人所共知。乃職司執行國家法律之該管司法官廳。自徐案發生以來。迄未聞有拘囚起訴之舉。即偵查手續。亦未見其行使。一似該廳人員悉以聾盲充數。夫以如斯之案件。於法權會議正當舉行之際。作如此處置。豈非表示中華民國之司法官廳。實屬虛設。現行法律。並無實際。然則又安得不謂為係有意暴露國家司法無精神。試問各國委員若竟執此案。以難吾人。吾人尙有何說。以自辯解。事實如此。而望各國委員建議領事裁判權之廢棄。即希冀法權會議可得符合吾人希望之結果。庸可得耶。

總之吾人須知對於在華之領事裁判權。非惟視為保障其在華僑商生命身體財產及營業上之要具。實際上且亦



維持其他商業上勢力及本國商業政策之手段。苟非至萬不得已。利害程度相等時。決不容吾人收回之要求。今茲之法權會議。事實上祇不過防止中國民氣。使不得過至激昂之一種便利策略。試觀乎最近該會議之情形。如力爭會議中主席一事。即不難想見。果使彼有將來放棄領事裁判權之誠意。何必於此一會議之主席。猶如此堅持。吾國在如斯不利之形勢下。縱使司法制度等要點。一切完整。收回法權。已屬不易。今各國固猶未至必不得已之時。而我國復有司法人員。貽人口實之事。法權會議之結果。不過為外人貫徹外交上目的而已。其他皆無望也。我國民果欲領事裁判權之完全收回。還當先求懲辦破壞我國固有司法精神之官吏始。然後方可徐圖機會也。

## 法統問題

菱伯

自馮玉祥下野。握政治中心勢力之國民軍。頓失所依據。而建築於武人基礎上之中央政府。遂亦呈飄搖之象。蓋段祺瑞去年入京執政。原係張馮所擁戴。乃者張既被逼出關。宣告獨立。馮又去之西北。不問國事。段氏本身實力毫無。民會議之主張。又迄未能實行。而各省軍閥之驕縱。已漸成強藩割據之局。今後之糾紛。正未可逆觀。前途尙何希望之足云。環境如此。故段氏自不得不出于下野之一法。惟段氏去後。國政應由何人主持。勉強成立之許閣。是否可以攝行政權。各方面能否不因此再引起別項紛爭。外交團對此有無疑問。關會法會。能否不受政變之影響。凡此均屬段去後之難關。中外目光所射。未容等閒視之者也。

綜合近日各方面解決國是之主張。可分為法統說、攝閣說、與國民會議說之三種。持國民會議說者。多半屬國民黨份子。且手續繁多。絕非短少時間所能召集。以言救濟時局。殊多困難。主攝閣說者。以黃郛之一派為最盛。然黃氏因鑒於國事之未易收拾。近來頗示消極。不願投身政治漩渦。以自尋煩惱。故此說已成過去。似亦不足為解決時局之張本。現在進行最力者。厥為法統說。主是說者。以吳佩孚為首領。吳景濂、張伯烈、張紹曾及賄選議員等皆附和之。併與長江及魯豫關外各省聯絡一氣。為攫取政權之地步。將來之變化。雖未可知。然就目前形勢而論。則恢復法統之說。似頗有實現之可能。不過其中又分兩派。一派護法。主張補足黎元洪任期。一派護憲。主張曹錕復職。亦未能盡行一致也。蓋政客議員之於法也。常各據其一。以為己之主張。無論其說之能行與否。必爭之不已。絕不肯稍示退讓。是以每次戰爭之後。此輩必大吹其法螺。以相號召。當其侈口妄談之時。本無所謂國家觀念。不過欲藉以推倒對方。厚集個人權勢。與軍閥之佔據地盤。無以異也。故所謂護法護憲。皆不外一種欺人自欺之手段。於國是終無補耳。

夫國家之所貴乎有法者。必舉國視法如神聖而莫敢犯。法律附於民心。故可垂之永久而無顛覆之虞。民國以來。武人干政。為所欲為。法之不行也久矣。憲法產出於賄選議員之手。尊嚴掃地。若謂賄選議員可以代表真正民意。則憲可護而曹錕可以復職也。非然者。則吳景濂、張紹曾輩。既均為賄選案內之主犯。身犯刑律。允宜滅跡銷聲。勿再與聞政治。重以引起國民之反感。乃計不出此。以為國民可欺。時機可乘。復大倡其恢復法統之高調。此誠利令智昏。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矣。嗚呼。法統之說。而能取得國民之同情。吾不信也。是以處今日殘破之局。苟欲冀邦基于磐石之安。救人



民於倒懸之兀。捨人人本乎良心。共謀解決國是外。無他策也。且十餘年來。靖國之師屢起。護法之論常聞。究會於國是有絲毫之裨益否乎。徒見其愈益紛擾無已時耳。是則吾人對於恢復法統說之不能無疑。而於時局前途。尤未敢遽抱樂觀也。

### 追論徐又錚事

慎予

徐又錚死後。論者毀譽參半。記者與徐僅一面之緣。初無恩怨。然於聞耗之曰。默念以一英勇自負之士。於黑暗中遽遭橫死。陳尸道旁。無人過問。斯情斯景。遂不覺愴然吾懷。小人情也。

徐氏之死。已成過去。政府當局。未遑置一辭。吾人尤勿欲論列。惟值茲法權會議開幕之日。代表中有以徐死爲言。引爲中國司法不能獨立之口實者。遂使吾人腦際。又多一層感想。夫撤消領事裁判權。各國原無誠意。且亦明知中國在今日政治紛亂。軍閥割據之日。不乏藉口。故不惜口頭示惠於先。而以所謂司法調查者。撫拾資料。杜人口舌。以爲延宕阻礙於後。所謂法權會議者。其機心既屬如此。則吹毛求疵。尙爲本務。况復於此俯拾即是震動中外之新事實。如何不引爲談助。矧徐氏正值遨遊歸來。歐美交際社會。猶留其印象甚深。則尤爲動人之好宣傳資料可知。故以法權會代表譏彈此案。初非意外矣。

雖然。殺徐之舉。其合於正義之程度如何。吾人以其影響於一般社會之道德觀念甚鉅。不可不有以剖別之。殺徐者何人。在今日猶爲疑案。然陸承武既已皇皇然通電自認。以爲父復仇之義。昭示國人。則姑就此點。以衡曲直。夫法治國家。自有應循之法律軌道。徐又錚而妄殺陸建章。則陸承武應拘而對質於法庭。以定其罪。換言之。即謂徐又錚該殺。而以陸承武殺徐又錚。則非法律所許。法律決不能以其有殺父之嫌。遂可赦其殺人之罪。蓋徐又錚殺陸建章。陸承武以報父之仇而可殺徐。今陸承武殺徐又錚。則徐氏有子。果再援復仇之義。怨怨相報。甯有已時。况社會上類於此者正多。風氣一開。復成何種景象。故陸氏之行。即謂曲諒其動機。而爲法律効用計。社會秩序。計萬無可以容許之理。世有以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之舊德。義公然獎勵陸氏之行。則非吾人所敢苟同者也。或者曰。以今日中國司法之備受牽制。果使拘徐於法。則徐必以有力者之袒護而得脫。陸之出此。良非得已。若然。則其心良苦。然而竟謂司法不良下之惡現象。值得獎勵提倡。終非吾人所欲聞也。

論徐之爲人。過去的在政治上之功罪。實不易言。然而余敢言其即使今日而猶獲健在。欲其於政治上有大貢獻。亦自不易。蓋其腦筋陳舊。而復質直自負。遂與各方格格不能相入。惟就其個人人格而論。雖熱中國事。而少營私自利之心。其心目中自有希望中之理想境界者在也。復次。其顛蹶甚多。而區區忠於合肥之念。初未一日忘懷。其忠段也。初非欲挾段以自固祿位。其心目中自迷信段有可擁者在也。故徐氏累次失敗。是否爲其政策所自誤。與夫段之是否值得擁戴。自爲別論。然而以較之今日一般朝秦暮楚。僅知私圖之劣政客。則其在政治上之德義。亦有可稱者在也。

(二月十四日)





# 歐洲之和平公約

子寬

洛迦諾會議所訂之和平條約。上期受百君已有專篇。述其於歐洲和平之結果。茲再譯其各條約原文如次。以供研究此問題者日後之參攷。

▲總約 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十月五日至十六日在迦洛諾集會之德比英法意波捷七國政府代表。爲求以共同約定之方法。避免各國之戰禍。及規定各國間或致發生之一切紛爭之和平解決方法起見。業將本會議中所制定而與彼此相關之以下各條約及各協定。與以批准。各件計開。

德比法英意間條約(附件甲)

德比仲裁協定(附件乙)

德法仲裁協定(附件丙)

德波仲裁條約(附件丁)

德捷仲裁條約(附件戊)

以上各件一律註本日期。關係之各遭代表。約定於本年十二月一日集會於倫敦。於一次會議中分別將有關各件。進行正式簽字之手續。

法國外交總長聲明因以上制定仲裁各條約之結果。法波捷亦在迦洛諾訂有各約定。以確定其彼此相互間在上述條約內之利益。

此項約定將在國際聯盟正式存案。惟白里安持有抄本。可供此間有代表諸國之需。

英國外交大臣提議。有書信一件。係答德國總理及外交總長要求解釋關於國際聯盟盟約第十六條者。今將其原稿同附於約內(附件已)。此書當於上述各約正式簽字時。遞交德總理及外交大臣。此提議經各方同意。

本會議內各國政府代表聲明上述各約及協定發生效力以後。深信各國間精神上之奮激。大可得而銷除。各國間之政治及經濟上諸般問題。亦可大得其助力。依據各國人民之利益及感想而解決。且信其於增進歐洲之和平及安全。必能切實促成國際聯盟盟約第八條所規定之縮減軍備。

本會議各國担任對於國際聯盟已在進行之縮減各國軍備事務。與以忠誠之合作。並當以一致同意。以求其實現。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訂於洛迦諾

(簽字) 路德博士(斯德萊斯曼)(德) 范德維爾(比) 白利安(法) 張伯倫(英) 墨沙里尼(意) 司柯斯基(波) 比恩(捷)

▲正約(總約附件一) 德國總統。比利時王陛下。法蘭西共和國總統。大英愛爾蘭聯合國。及英吉利海外屬地國王。印度皇帝陛下。意大利王



陸下。

爲渴求滿足其安全。並爲其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重罹戰禍之人民。求其所關心之庇護。

注意維持比利時中立諸條約之廢弛。並懷念歷次頻爲歐洲各戰爭場所之諸地方。有保障平安必要。

並爲企望簽字之各關係國於國際聯盟盟約及各國間依然有效之各條約範圍內設定補充保證之誠意所激發。

決定締結一條約。以達以上諸目的。業已派定全權代表。全權磋商。以良好及正當之形式。議定以下各條。

第一條 訂約各遭共同並分別依照下列各條規定之狀況。担保維持德比邊界及德法邊界領土之正當地位。担保業經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凡爾塞簽定和平條約所確定之上述邊界不得侵犯。並担保遵守該條約第四十二條或四十三條關於不駐兵地帶之規定。

第二條 德及比並德及法彼此担任。無論如何不再互相攻擊及侵占。或恃戰爭爲互抗方法。

但此項規定不適用於下列各情形。

(一)行使合法防衛。此項防衛係指反抗違背上項規定之担任。及嚴重破壞凡爾塞和約第四十二條及四十三條者而言。而此項破壞須已成爲非挑戰之侵犯行爲。且係指該國並已集合武裝軍隊於不駐兵地域。不得不即行防範者而言。

(二)遵照國際聯盟約第十六條之行動。

(三)因國際聯盟大會或國際聯盟會議決結果。或遵照國際聯盟第

十五條第七項之行動。惟在後述情形。此行動規定須係對首先攻擊之國家而發。

第三條 德與比及德比因有本約第二條之担任。更擔任彼此間如有一切問題發生而不能由尋常外交手續解決。當照本約所定情形。用和平方法以解決之。

凡任何問題。兩遭有權利衝突。當提交司法判決。判決結果兩遭均擔任遵守。

其他一切問題。當交調解委員會。如此委員會提議。兩遭未肯接受。則該問題當提交國際聯盟行政會。由行政會按照聯盟盟約第十五條處理之。

實行上述和平解決之詳細辦法。係由本日簽字之諸特別約定規定。第四條 (一)若訂約一遭以爲本約第二條已被違犯或正在違犯。或凡爾塞和約第四十二條或第四十三條有已被破壞或正被破壞。可即將該問題提交國際聯盟行政會。

(二)若國際聯盟行政會以上述違犯及破壞行爲係屬事實。應立將其所得實情。知照本約簽字各國。不得遲延。各該國分別約定於此情形之下。各自立即援助此項違犯及破壞行動所對待之國家。

(三)若訂約之一遭重大違反本約第二條或重大破壞凡爾塞和約第四十二條或第四十三條。其他各遭於此違反或破壞成約行動所待對之國家。認爲此項行動已構成非挑戰之侵犯行爲時。並以他遭武裝軍隊已越境開始戰鬥或集中武裝軍隊於不駐軍地域。必須立即動作故。担任立即赴援。但國際聯盟行政會於此。應照本條第一條先受通知而發表所得實情。於此訂約各遭並擔任遵照國際聯盟提



議行動。此項提議應得各國全體同意。惟已從事戰鬥之兩遭代表除外。

第五條 本約第三條規定。照下列辦法。由訂約各遭擔保。

倘第三條所述之一國拒絕將爭議付諸和平解決。或不肯遵守仲裁或司法之判決案。而為違犯本約第三條或破壞凡爾塞和約第四十二條或第四十三條之行動。則適用本約第四條以應付之。

若本約第三條所述之一國。拒絕將爭議付諸和平解決。或不肯遵守仲裁或司法之判決案。而並未有違犯本約第三條或破壞凡爾塞和約第四十二條或第四十三條之行爲。其他一遭可將其事提交國際聯盟行政會。由其提議應取之手續。訂約各遭對於此項提議。應行遵守之。

第六條 本約之規定並不影響訂約各遭在凡爾塞和約中及附屬於該約所訂辦法中所定之權利及義務。一九二四年八月三十日在倫敦簽定之條約亦包括在內。

第七條 本約目的在確保和平與國際聯盟盟約相符。應不得解釋爲其係限制聯盟取一切認爲保障世界和平而應取並有效行動之責任。

第八條 本約應照聯盟規約於國際聯盟註冊。在聯盟行政會因訂約一遭或數遭之請求通知其他於三個月後經多數三分之二以上投票決定國際聯盟已能充分保護訂約各國以前。概爲有效。在此項決定以後。經過一年之時期。本約始失效力。

第九條 本約於英國各屬地或印度。除非該屬地或印度之政府承受本約。並不加以遵守義務。

第九條 本約應加批准。批准書應從速存於日內瓦。由國際聯盟保管之。

本約計一份。存交國際聯盟保管。副本由秘書長分交訂約各國。本約已由上開各國全權代表信實簽字。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製於洛迦納。

路德斯。德萊斯曼。范德維爾。白利安。張伯倫。墨索里尼。

▲答復德國請釋聯盟規約函(附件已) 德國代表團曾請解釋國際聯盟第十六條規定。按吾人原不得以國際聯盟名義。代爲發言。第根據於聯盟大會及其他各委員會以前各項討論。並吾人交換所得解釋意見。於第十六條所得之解釋。亦不吝即予答復。按照吾人之解釋。因該條規定。聯盟會員所生之義務。即爲聯盟各國家會員應忠誠切實合作。擁護聯盟規約。並參酌其軍事情形及地理地位。抵抗一切任何侵略行爲。▲德捷條約(附件戊) 德國大總統與捷克共和國大總統。決同以和平解決兩國間紛爭之辦法。維持德捷兩國間和平。聲明尊重條約上及因國際法廷須遵守國家法而來之權利。承認一國權利。苟非得其允許。不得更改。並認定信實遵守和平解決國際紛爭方法。足使兩國間或致因而乖違之一切問題。可不藉武力而解決。決定將兩國關於此點之公同意。包括於一條約之內。因各派全權代表。以全權交換意見。以良好及正當之形式訂定以下各條。

## 第一章

第一條 德捷兩國間一切任何爭議。兩國權利衝突。而不能爲尋常外交手續和協解決者。應照後規定提交仲裁法院或國際司法永久法院。上述之爭議包括國際聯盟盟約第十三條所列舉者所內。



本條規定並不適用於發生在本約以前及已屬過去之各爭議。凡有爭議業經訂約兩遭於他種協定內訂立特別解決手續者。應各照該項約定之規定以解決之。

第二條。在未進行仲裁一切手續或未在國際司法永久法廷進行法判以前。因欲得和協解決。以兩遭之同意。得將爭議先提交於一永久國際委員會。此委員會名為永久調解委員會。按照本約設立。

第三條。若有爭議按照訂約一遭之內國法。應屬於該遭之國家法廷管理範圍。此事苟非經該管國家司法機關於相當時間內宣告其最後之判決後。不得按照本約所定程序辦理。

第四條。第二條所述永久調解委員會。由五人組織之。委員照以下規定委任。訂約兩遭各於其人民中選定委員。經雙方同意後委任。其他三委員。由第三國人民中選任。其國籍須各不同。委員長即由兩國於其中任定之。

委員任期三年。其委任得以繼續。在委任期間已滿。未及更代時。得暫任至正在辦理之事務終了為止。

委員因死亡辭職。或因其他原因出缺。應於最短時期內按照任命情形重行選人接替。

第五條。永久委員會於本協定發生效力後三個月內應即成立。如於此時期內。須以同意委任之委員。尙未能選定。或遇有委員出缺。須行選補於出缺後三個月內尙未能定人選。應請瑞士聯邦總統代為必要之委任。不必待他遭同意。

第六條。遇有爭議由兩國同意用請求書寄給委員長。通知委員會。如不得同意。則由一遭為之。

此項請求書於敘述爭議問題大略情形後。應邀請委員會取各項必要辦法。俾爭議得以和協解決。如此請求書僅出之於一遭。應立即知照他遭。不得遲延。

第七條。自訂約一遭將爭議提交永久委員和解會之日起十五日內。任何一遭為詳究本爭議起見。得更換其本國委員。另委詳悉本事件者接充之一遭。行使此項權利時。須立即知照對方。對方於此情形於知照書到達起十五日內。亦得施相同之舉措。

第八條。永久和解委員會之職務為闡釋爭議案中各問題。憑此目的以調查或以其他之手續蒐集一切必要之報端。並謀兩遭之和協。爭議事件業經攷慮之後。應將視為適於解決之條件。通知兩遭訂一

參加訂立歐洲和平公約者之一



比利時首相萬德維爾

時。再行決  
判。  
委員會於工  
作畢時。應製  
一報告根案  
條。情。聲。述。兩

遭業已和協。如有必要應並述明條件。或聲述兩遭不能和協。委員會之工作。除兩遭另有約定外。應于該委員受爭議知照之日期起在六個月以內終了。

第九條。苟非有相反之特別規定。永久委員令應自定其和解程序。無論何種案情。兩遭均須經查問。關於行使調查。委員會苟非有一致相反之決議。應遵照一九〇七年十月十八日海牙所訂國際爭議和平解決協約第三章（國際調查委員會）之規定辦理。



第十條。永久和解委員會應於其委員長擇定之地點開會。不必經兩遭之同意。

第十一條。永久和解委員會之工作除經委員會議定得兩遭之同意外。不得公開辦理。

第十二條。爭議兩遭於永久和解委員會。應派員充當代表。其職司爲充當本國與委員會間之中間人。並得指派參贊專家爲之助理。代表並得請求委員會詢問其認爲有益於事之證人。委員會一方。對於兩遭代表參贊專家並其他得各該政府允可而認爲應加詢問之一切人等。亦得請求其作口頭的陳述。

第十三條。除本約另有規定外。永久和解委員會之議決案。應依多數取決。

第十四條。訂約兩遭擔任便利永久和解委員會之工作。尤宜盡量供給以一切關係文件及報告。並應盡力容許委員會在其領土內進行一切。及按照各該國法律傳訊證人或專家。踏勘本問題之地方。

第十五條。當永久和解委員會工作之際。各委員應受薪給。薪額由訂約兩遭議定。每遭等額負擔。

第十六條。爭議案在永久和解委員會若不得和協解決。應由雙方特別議定遵照國際司法永久法院法典所規定之情形及程序提交國際司法永久法院。或遵照一九〇七年十月十八日海牙協約所定之程序提交仲裁法院。以圖和平解決。

若兩遭於受知照後。一個月內未能同意於特別約定之條件。則兩遭之一。得逕以請求書將爭議提交國際司法永久法院。

## 第二章

第十七條。凡一切問題。德捷兩國政府意見相左。未能以尋常外交手續使之和平解決。且其解決更不能照本約第一條用司法判決手段實現。而解決手續復未經兩國其他現行有效條約訂定者。應提交永久調解委員會。該委員之責任。爲審定兩遭可以容納之解決辦法。無論如何。須提出報告。於此情形。適用本約第六條至第十五條所規定程序。

第十八條。從永久調解委員會工作終了之日起。在一個月內。兩遭若未得同意辦法。爭議之問題。因任一遭之請求。應提交國際聯盟行政會。由其按照聯盟規約以處理之。

第十九條。不論任何案件。而尤以兩遭因已成之行爲或正在進行之行動而發生異議之問題爲然。永久調解委員會。或仲裁法院。雖未經知照。或國際司法永久法院。應於最速短之時間內。先訂定臨時應採取之辦法。國際司法永久法院。可遵照該院法典第四十一條辦理。如該問題已經提出於國際聯盟行政會。則行政會亦負有務使臨時辦法探定之同樣責任。訂約雙方對於此項辦法。擔任承辦。並擔任不得採取有妨調解委員會或國際聯盟會所擬辦法。或其議決案實行之一切設施。並不得有任何足以擴大爭議範圍之行動。

第二十條。本約於其他國家亦與爭議關涉時。於訂約兩遭間。繼續適用。

第二十一條。本約係與國際聯盟盟約相符。無論如何。不得因之而影響及於締約兩遭以國際聯盟會員國資格所得之一切權利及義務。並不得解釋爲係限制國際聯盟採取一切認爲保障世界和平有效並應採取之任何行動之責任。



第二十二條。本約須經批准。其批准書。應與本日德比法英意各國開所結條約之批准書同時存於日來瓦國際聯盟。

本約於上項所述條約之相同之條件下締結。並繼續有效。本約計一份。存交於國際聯盟。由聯盟秘書長。以副本遞交締約兩遭。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訂於洛迦諾。

▲德波條約 此約國名外內容完全與德捷條約相同。

▲德法條約及德比條約 德法仲裁約定與德比仲裁約定除國名及第二十一條外。其內容亦與德捷條約完全相同。其第二十一條。則刪去。其前段文字則如次。

下列各簽字人受各本國正當之使命並准許。為確定方法按照本日

參加歐洲和平公約者之一



波蘭外相柯斯仁斯基

德比法英意各國簽定條約第五條。俾憑以使德法（德比約定）此處改比字

（間不能和協解決之一切問題。得和平解決起見。業議定以下各條。

▲法比條約 法蘭西共和國總統及波蘭共和國總統。為維持一般和平計。同願忠誠遵守本日所得之諒解俾歐洲避免戰禍。因決定於國

際聯盟盟約及兩國現行條約之範圍內締結一約。以相互保證彼此間之利益。

第一條 若波蘭或法蘭西因維持一般和平。而致本日彼此間及與德國所得之諒解。有未能遵守情事。而此情事須藉武力為之救濟者。

波蘭與法蘭西適用國際聯盟盟約第十二條之規定。但任互相立即彼此援助。

若國際聯盟行政會遵照上述之諒解。辦理提交之條件。未能使所作之報告。為爭議兩遭代表以外之各會員國全體接受。並在波蘭或法國並未招惹他方。而竟被攻擊之時。波蘭與法國約定遵照國際聯盟盟約第十五條第七項之規定。立即互相赴援。

第二條 本約之內容。並不影響於訂約雙方以國際聯盟會員國資格所享之一切權利及義務。並不得解釋為係限制聯盟採取一切認為保障世界和平有效並應採取之任何行動之責任。（同約第三條第四條。原文未見。係關於本約在國際聯盟登記及與其他各條約同時批准之規定。）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訂於洛迦諾。

▲法捷條約 原文除國名外。文字與法波條約相同。







# 近東情勢之變遷

受百

近東情勢朝夕變更。不可捉摸。其實際情形。往往與吾人所想像者。適相反。譬如通常心理。每以爲三年前土耳其戰勝希臘。則土耳其民族。在愛琴及阿那托利亞等處。當有無上威權。希臘當處於屈服地位。但凡親赴其地者。皆知希人之潛勢力。遠在土人之上也。

君士坦丁堡。今在土人掌握中。但自歸土人管轄後。該城外表氣象。已日漸衰頹。吾人常聞有土民歐化之說。但觀於君士坦丁堡之奄奄無生氣。則不能不謂土民依然爲東亞之病夫。數十年來。並無何種進步。而一方面在希人掌握中之雅典。則一切情形。有欣欣向榮之概。適與前者相反。不但此一城市。即其左近之村鎮。亦莫不呈榮盛氣象。希人近甚注意於建設事業。政府對築路。又進行不遺餘力。雅典一帶。在建築中之康莊大道。無慮數百。其他建築物。如住宅戲院商店工廠等。皆日益改良增多。在今日之希臘。凡身體康健之男子。決無失業之患。較之歐西諸大國。每不免有失業問題者。此覺遠過之也。

希臘之商務。日益發展。其國家之財富激增。雅典港口進出口貨物極盛。爲地中海海岸第二大港口。而君士坦丁堡之港口內。則幾空無一物。希臘政府。近來尙向外借款充軍政費。於此可見其財政狀況之穩健。至于在雅典建水道及陸路等用之借款。皆以當地物產爲擔保。甚信實可靠。其所發公債。將達九千萬元。當局對於債務付息還本等項。並無困難。凡

此皆足證其金融之穩固也。

希臘之有此進步。實爲其戰敗後之直接結果。土人在麥拿自謂戰勝。將希臘耶教人民逐去。此舉轉足使希人日益富裕。自士麥拿爲土人占有後。希民紛由小亞細亞遷往歐洲希臘。但其地地土既澆薄。面積亦不廣。原有人民不過五百萬。新移入者達百萬之多。此舉自於希臘有極大

希臘總理潘噶洛將軍



影響。希人對此輩難民。耗費甚多。曾因之向外借大宗款項。方敷應付。當時難民中之老弱者。相繼淪亡。但而今漸覺

此種人民。於希臘實有極大利益。其人類多聰慧勤儉。有生利能力。希臘國家之漸趨富裕。半實拜此輩之賜也。

雅典人民。類多精神活潑。富有進取心。自歐戰開始時迄。其人民已增多一倍。且多有正當職業。固定收入。每逢星期日。街頭往來者。大都精神



愉快。服裝整潔。其城市儼然有巴黎倫敦紐約等處之氣象。歐洲各城市內遊民之稀少。當推雅典爲最。其城內雖仍存古跡甚多。但概言之。實不愧爲現今簇新之都市也。

巴爾幹南部之海港塞

羅尼加 (Saloniki) 本

屬土耳其。今歸希臘。自

一九一七年大火。再加

以大批難民由小亞細

亞遷入。頓覺氣象頹敗。

而今雖貧苦者猶甚多。

但大半有正當職業。可加

免飢寒之苦。街道日漸

開闊。住宅多雅麗。商店

工廠林立。其外表氣象

改進極速。塞羅尼加祇

有一港口。濱愛琴海。因

其地點適中。成爲巴爾

幹半島鐵路之中心區。

其商務發展尤速。因之人口激增。在最近三年內。人口由十五萬增至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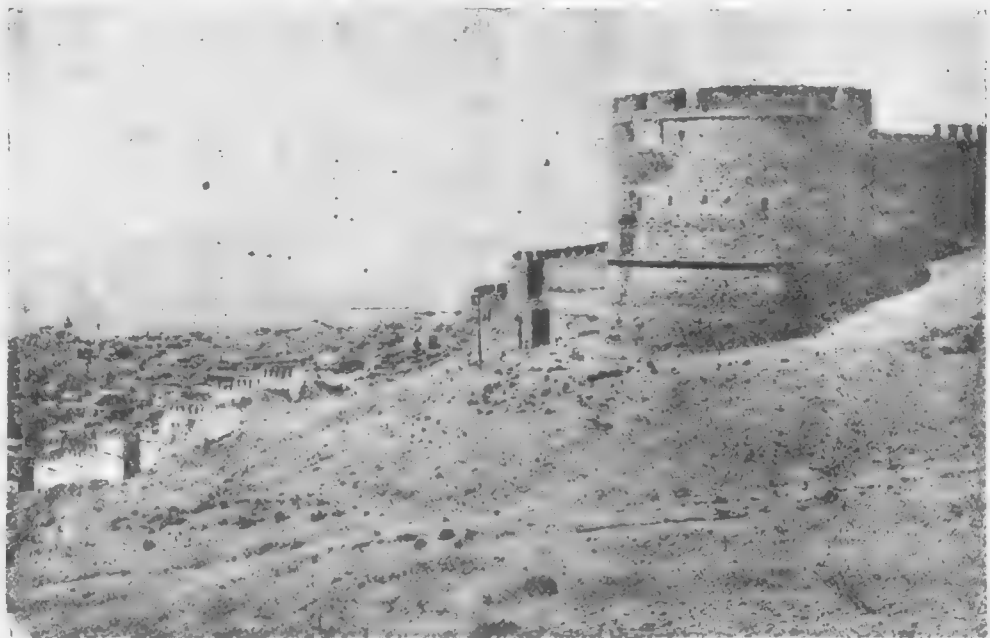
十萬。該城日漸進展。或可較雅典更出一頭地。正未可料。其地近年

來雖時發生瘟疫戰鬥等天災人禍。但仍不失爲巴爾幹之主要城市。其

港口掩護周密。所處地位。在戰略方面。形勢甚佳。將來或可成爲南部歐

洲之紐約也。塞羅尼加於教育方面。亦不後於人。美國擬在該城創設一

塞羅尼加風景



偉大之國際大學。現在籌劃中。將來成立後。所有希臘塞維亞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土耳其及俄羅斯之青年。皆可就學於此。如是則塞羅尼加又不啻爲巴爾幹之文化中心矣。

士麥拿自經土耳其人民之蹂躪後。全城受創甚巨。迄今未見恢復。關於葡萄乾無花果甘草烟草案之出口業。已恢復一部分。但船舶被劫掠後。多未經修理。輸運方面。不能如前之靈捷。城內更瘡痍滿目。人民中之勤儉及有才智者。大都已與希臘人民同時遷出。現今人口計約二十萬。較之希臘戰敗前。至少減去三分之一。今土人方努力謀復興士麥拿之有利實業。但概言之。其復興事業。進行實嫌過於遲緩。使人以爲土人性質偏於破壞。不能建設。觀其所爲。實足令人有此種感想也。

巴勒斯坦之都會耶路撒冷。其情狀亦與普通人民所想像者。不盡相符。吾人大都以爲其地既稱爲聖地。一切事業。皆偏於宗教方面。必無甚近代之新設施。實則不然。其城內之大商店。情形與最繁華都市內所見者。正無多讓。店內多雇猶太女郎爲銷售員。態度極文明。氣象幾與紐約無二。其地英人之勢力較大。城內克有此新氣象。大半出於英人之力。但其人民宗教思想極盛。此亦意想中事。故於古代之神聖遺跡。皆努力保存。現一方面新事業日增月盛。一方面則舊式之東方生活。遺跡猶未剷除。古代之城堡。亦仍巍然矗立。但英人經營其事業。不遺餘力。故其城市。實與歐美各文明市鎮無異。新者其精神。舊者不過其表面形式耳。耶路撒冷與埃及之開羅極相似。於此皆可見白人之善於經營。富於進取心。令吾輩旁觀者。不覺凜然也。

英人在巴勒斯坦之勢力如此。一方面美人亦未肯稍後。其勢力大都由金錢而致。如希伯來大學之基金。即出自美人之捐助。蓋美國人士素奉



拜金主義。而今爲金錢萬能之世界。故美人在其地之勢力。亦不可侮。沿地中海東岸各國。美國教士甚多。此輩並非由宗教團體遣往。乃巴勒斯坦土民曾在美國居住者所招致者。此輩美化之巴民。歸其故鄉後。多努力從事於發展其國內商務。其人不盡屬於上等階級。在美國時有執鞋業者。有在田內操作者。有在旅舍中爲僕役者。有在紐約爲貨物銷售員者。彼等在美之工作。性質雖低賤。但所得之智識及經驗。異常豐富。深獲美人營業及辦事之精神。歸國後即以所得之新思想。施諸實用。此點於近東之維新。有極大關係也。

近東各地。現漸趨西方化。是乃不可掩之事實。其人操英語者日多。商界一律用英語。即在大馬斯克。其地僻處沙漠邊境。氣象與天方夜談內所述者極相似。但人民亦能操流利之英語。於此可見英美人士在其地之勢力。

法人在叙里亞(Syria)在小亞細亞南。介於地中海阿剌伯之間。於築路及市政方面。經營甚有成績。其措施誠不免有乖謬處。但較之土耳其。於建設方面。似勝一籌。近該地發生糾紛。吾人於阿剌伯人之問題。自未可輕視。最近又有大馬斯克之叛變。事前嚴守秘密。當局一無準備。因之犧牲生命財產甚多。於是引起國際糾葛。大馬斯克一帶。人民慄悍。善戰。管理者須公允。富有魄力。方足以制之。法人於此。似頗感棘手。今後欲維持其權威。固大不易易也。

近東之情勢。今方在變遷中。因其人民之思想。今方在變遷中也。其地本極古舊。今則方努力致使之成爲二十世紀簇新之地。地本無新舊。新舊之分。端在其人民之思想舉動如何耳。其人民歷來因舉動遲緩。缺乏振作精神。有東亞病夫之稱。而今提倡科學甚力。新思想之傳播。有一日千

里之勢。此名行將消除。現今由巴格達運貨至開羅。大都仍假遲緩之駝。但旅行者則多乘火車或長途汽車。古舊之城堡中。時見有汽車電燈之蹤跡。新舊並列。相映成趣。而尤有一好現象。足爲讀者一陳者。蓋近東一帶素爲擾攘多事之地。蠻爭觸鬥。史不絕書。而今則漸有覺悟。舊有仇恨。或可捐棄。其人民或可免內訌之苦痛。惟白人相逼過甚。土民勢難默爾而息。今已有大馬斯克之變。前途之隱憂。實在於此耳。

## 蘇州雜咏

徐哲身

■溪邊碧樹抱村斜。溪上高樓枕落霞。一醉霜天問明月。幾時春色到梅花。

■晴波都作麴塵春。四面紅闌垂手頻。彈出四絃新水調。畫船人望畫樓人。

■又到瀟瀟葉落時。十年回首鬢將絲。聽他一夕梅花落。愁絕江風總未知。

■此間風景似吾鄉。九曲溪邊白玉光。傍晚四山雲氣合。秋城一角畫斜陽。

■翡翠鯨魚力不同。風葉况復失巢松。詩心此日何人會。獨聽寒山夜半鐘。





# 北倉參觀戰迹紀

雁翔

## ▲參看卷首銅圖

半月以前。國民軍第一軍諸將。張之江。宋哲元。鹿鍾麟等。統率十萬雄兵。與蟠據天津的直督李景林部隊。在京津火車道經過的楊村和北倉間。大戰了半月之久。這次戰事。不問其他意義。專從戰術上說。但也很惹起中外關心戰爭者的一回注意。況且戰後結果。又與中國今後。政局上變化有必然的關係。所以在北京方面。我一聽說警衛司令部鹿鍾麟定於二十七日（十四年十二月）招待新聞記者。前往北倉參觀戰壕的消息。我便毫不遲疑的欣然欲往。

雖然我對於軍事學是十二分外行。但是我覺得者現代的人類社會中。有時戰爭也還是不得已而須一用。祇要不是為私利而高掛着福國利民的假招牌。所以我縱然不懂戰術。也願一往。可是我並不願評他們戰爭的意義。我祇願觀察戰的遺迹。

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我決定第二天前往。同事彭革陳君也很表同情。並且邀了一位能照相的朋友董咸亨君同行。二十七日早八點三十分。我們在東車站會齊。共有通信社與報館記者二十餘人。同乘一列客車中所掛的一輛專車。鹿氏並派有副官二人負招待和引導之責。九點鐘車始開行。在戰事後。此時京津間交通。開始恢復。不過一日半。所以火車聯行的速率。總較平常為緩。就是每站停留時間。也比較的長些。所以由東站開車。直至下午一點纔到廊坊。但是在這裏並未表現出激戰

的痕迹來。不過有四架飛機。一架已經損壞。正在修理。董君在那裏照。被兵士們禁止。鐵道旁有許多帳棚。許多軍人。車站內又設有傷兵療養院。此時李景林既已由天津出走。所以京津間完全是國民第一軍的勢力。在車上遇着一位軍人。他是一個排長。他說「我這次也曾參加北倉戰事。這一仗可打的真厲害的。李軍因為事前有數月的準備。防禦工程。極其堅固。真不容易打破他的陣地。我們弟兄死亡的人。總有五六千多。傷的也有三四千人。」我問他「死傷這許多人。你心裏覺着怎樣。」他笑着說「這有什麼法子。官長的命令一下。上前是死。不上前也要死。祇好上前再說罷。平日養了你。打仗的時候。你還能說個不字麼。就拿帶了傷的弟兄說罷。傷痕一醫好之後。上級官長。全給獎金。又有名譽牌掛在胸前。這裏也在請宴。那裏也在請宴。多麼榮耀呀。正說到這裏忽然聽人喊道「哎喲。看死屍。」於是我們便從窗外看。見鐵道右旁的低處。兩個死人。一個的頭只剩了半邊。一個肚子爛的不堪言狀。胸部以下。兩個都赤裸着。那種狀況。令人不忍多看。他們就這麼暴露着。也並沒人來掩埋。又聽見一個軍士說。這是李軍。不過他那種說話的態度。對死屍毫不在意。似的。於是我便想到。殺慣了人的他。對於殺人簡直毫不在意。也必定如作慣了惡的人。他對於作惡一事。毫不顧忌一樣的。我是從來少見殺人的。所以我偶然見這慘象。極為不安。於是我更信環境影響於人生性格的力十分偉大。我正坐着問這是什麼地方。他們說剛才過去的一站。



是楊村。這裏就是北倉與楊村之間的激戰地了。說到此忽又聽德叫道：「喲，又是三個死屍快看罷。」可是這三個我也不忍再看了。

這時大家都注意看那鐵路兩旁的戰壕。右邊是李軍的防禦線。距北倉十餘里遠的地方。在車上見着有溝數道。好像長得很咧。每溝相距甚遠。原來我仍以爲當天即可往返。不料車到北倉車站。已午後四點。只得到天津。商定第二天再到北倉參觀。

到天津不過五點。因爲大家商定到中州會館張之江司令部往見。聞張因新任督理兼省長孫岳二十六日已到津。天津地方負責有人。張就拔隊於二十七這天到鄭坊去了。此時同行的人。只得各自覓店居住。約定次日上午九點在老車站會齊。當時各自分散。我和董彭等五人住在車站附近一個旅館中。當我們由中國街往租界走時。見着成羣成隊的人。或乘汽車。或乘馬車。也有的乘人力車由租界往中國街界走。車上多是箱籠和衣包一類的物件。都是避難過了。搬回家去的。我們在旅館中聽說李軍退時。曾經有小小的搶劫。但都是搶普通人的衣服。換去軍衣。藉此逃命。因爲馮軍追的很急。

二十八日早晨九點。大衆在車站集合。候到十一點纔開車。行到北倉。大家都以爲這天風大。可以隨便在火車附近的地方看看。就是因爲李軍防禦工作最好的地方。距火車路還有十餘里。我和彭君都主張到那裏去看了纔不負此行。否則猶如到天津玩了一回。說不上什麼參觀戰壕的話。有人說。我們到天津。爲的是去見張都統。並非空走。今天如此大風。就在二十七孔橋附近一望。也可知道大概。他們如此堅執。所以我們三人。祇得從他們多數人意見。二十七孔橋距北倉約十餘里。在兩點多鐘。行到該處。大衆下車。往鐵路右邊的一道戰壕觀看。壕很長。深有四尺。

寬有三尺多。成一曲線形。每隔數丈遠。壕後即有一深凹。能通壕中。據引導的人說。那是儲槍彈的。董君即在這裏拍照數片。北倉與楊村間。是一大片平原。兩方作戰。若一方有堅實的壕溝守着。他方進攻。確是非常困難。聽說國民軍在北倉攻擊。費時有半月之多。死傷的兵士。在萬人以上。纔將北倉攻下。挨近北倉車站的民房。有數間在戰時裏被焚。尙餘一片焦土。而電線和鐵路。均有工人在修理。我們看了十幾分鐘。因爲風極大。所以都仍然上車回京。但所有幾個死屍。也仍然沒有收埋。車往北京開行。每至一站。停車極久。直至夜深一點始抵東站。

十五年元旦後三日

## 蘇州雜詠

徐哲身

苦憶閒居齊女門。桃死庵畔弔詩魂。留聲散後秋風急。  
吹盡花痕更水痕。  
廉子前邊港通。縱無人跡有春風。太湖千尺桃花水。  
長在橫波一轉中。  
船窗八面碧玻璃。千碗銀燈四角垂。照水照山還照月。  
可憐都照上雙眉。  
虎邱山上水如烟。虎邱寺前風滿船。船船絲髮醉明月。  
月落空江人未眠。  
閶門原近虎邱山。水過山塘亦懶還。兒女看山似流水。  
笙歌只在此山間。



# 金雞納霜之由來

伯廉

不知有金雞納霜。其功效顯著。盡人皆知。考「規那」(Cinchona)一物實原于金雞納。Cinchona 足以治瘧疾。瘧疾及一切危險之熱症。而全世界所需之「規那」有百分之九十五產自南洋爪哇一島。而該島之有是物。實由政府作始種植之。是業也。至歐洲大戰時。始觸動全世界人士之注意。以當時患病者之多。與其治愈之速。實收顯著之成效。而荷屬東印度羣島為政者之先見。預為栽植。以備千載一時之用。實為人間無限價值之寶也。即處于熱帶各國。固無地不貯藏此產自爪哇之一物。以禦嵐瘴瘧疾等症焉。

爪哇島之有此「金雞納」之一種植物。實移植自南美洲西岸。橫跨秘魯。智利。阿根廷。巴西四國境界之安的斯峻嶺。而「金雞納」亦非此種樹木原有之名稱。實以西班牙國伯爵金雞納夫人之名名之耳。當壹千六百三十八年時。秘魯為西班牙國之屬地。名為新西班牙(New Spain)。伯爵即當時之秘魯總督也。其夫人隨之赴任。詎抵該處未久。即染最危險之熱症。時適有西班牙教會牧師。事前常深入山中傳道。亦嘗染是症。而為山上居民以此藥治愈之。該牧師遂向之再索取該藥。以備不虞。至此即以給伯爵夫人服之。竟一服而瘳。伯爵夫人以命獲救于垂危。故自是而後。即以其畢生光陰。購斯藥而佈施于衆。其時得獲非常靈效。得慶重生者多至不可勝數。

斯時也。人皆呼是藥為「伯爵夫人藥粉」。即至今產生此種秘魯樹皮之樹。亦仍以伯爵夫人之名而名之曰「金雞納」。蓋以紀其佈施是藥之功也。金雞納樹之異于尋常他種樹木者。以其必在距離海面水平綫四千尺以上之高山。或在同一高度之高原種植之。始得發育而蕃植。如在較低之地。其難滋長。不留惟是。此種樹木。一經剝去其皮。其幹勢必隨而枯槁。而安的斯山脈所有者。皆天然出產。現代此物需用日繁。致求過于供。因之將來此可寶貴之樹木時有絕種之憂。距今七十三年前。即一千八百五十二年。荷國政府始移植此樹于爪哇島。其時運到者僅兩株。初試種之于該島之高山。不數年已成爲龐然大物。一若植之于其出產地之安的斯高山也者。荷政府以是知爪哇土地與氣候必適合于此樹。而大有可爲也。遂特派有閱歷之植物學專家。親至南美洲。選擇大帮金雞納樹。并專派戰艦壹艘。到秘迎接植物學專家。及運載所選之樹株。運回爪哇島。迨移植爪哇而後。由其原有樹株。析枝另植者有之。傳播種子者有之。苟植之于高地者。皆獲蕃盛。然所產樹皮。尙未能得與南美所產之最佳種類相比擬也。直至一千八百六十五年。時有英人名「喬治李權」(George Ledger)者。搜羅金雞納樹之種子。俗呼樹仁。竟能自其樹取出之而獲佳果焉。

厥後喬治以之售于荷屬東印度政府。另行播種培植。結果。喬治樹仁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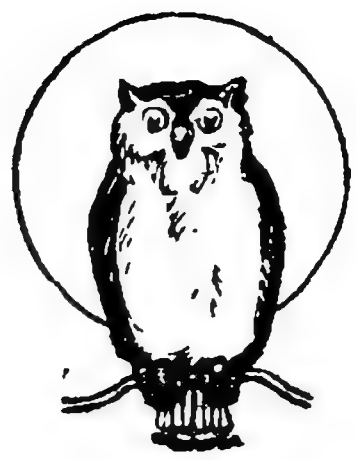
植之樹。產出規那。較前此之原樹移植者額多而質佳。故至今此種規那樹人仍以「李權連那」(Leggerana) 名之者。蓋所以紀念其實為喬氏所發現之樹仁所產生者也。予嘗一度至萬隆地方之高山中。參觀該處政府所植之金雞納叢林。時主其事者。且導往該叢林之一隅。見週圍作慎重之柵欄。表現一種珍重保存之意。蓋內有大樹多株。即當年購自喬氏之樹仁所植之金雞納樹也。當時并蒙該林辦事人。引觀各部工作。即自最初之樹仁播種。以至最後之裝包。預備運往歐美各地工廠。複製前之種種手續。

迨抵林時。謁其林長嘉坡殊博士。導往各地。如播種樹仁處。出枝葉後移植處。以及最後之永久種植場工廠等。見其播種樹仁處。如何為之避免朝露。早寒。不使冷度太低。如何之遮蔽暮熱。不令曝之于午後太陽炎烈。俾熱度不致過高。至其移植處。則樹皆自播種處移植而來者。蓋樹仁入土後。經若干時期。漸見萌芽。俟其長至若干高度。則拔而植之于移植處。再經過若干時期。又拔起之而移植于其水久之種植場焉。此所謂永久種植場者。每樹移植其處而後。不再動之。直至採取其樹皮之時期也。此類種植場。必以高山中之森林地為合格。栽植之先必伐盡其原有之野生草木。始移其所欲種之樹而植之焉。嘉博士且示予以斬樹之法。如何而定其去留。如何而剩取其皮。移至工廠。如何而曝之或烘之使乾。如何而鎚之磨之。使成粉狀之原質。初自林中斬得其樹。即剝取其皮。而送至工廠中。一類似磚窰之灶。即以其樹枝幹作燃料。而烘之。烘乾後。遂以木鎚鎚碎。始以自動電汽磨之。成粉。以麻袋裝包。即可輸運他去矣。據之最適合種植規那之地。土必原為森林所在之地。惟一經斬去他樹。勢將頓成曠地。是不適于用也。故必設法兼樹他樹。使之永成林蔭焉。而

兼植之樹。又必取其生植速者為合格。故該叢林主任嘉博士。近頗致力培植澳洲所產之荊樹皂莢及皂角等類植物之兼植。謂其生殖速。成效佳也。觀其四五年前所手植者。今至已萬木葱葱。居然成林矣。其間有一種豆類植物。植之更可以易瘠瘠之土。使成膏腴也。循此以往。接續兼種此數類植物。使其林不致落荒。而免樹木稀疏之弊。則此後逐年皆可得有一定產額之規那。不致於時有時無耳。蓋更番之斬去一株。即補植一株。以有別種植物為之蔭庇。伐取時無須全林斬盡也。且兼植他物。不但可作蔭林而已。蓋兼植中如皂莢一類。且可貨之於市也。蓋其子為荊角。其樹皮則為皮革染業所需要者也。

爪哇自政府設林試驗種植規那。人民見其已於經濟上告厥成功。遂相率倣尤。闢地種植。故現在爪哇一島。所產規那。祇其總額中十分之一。為政府園林所產出者耳。其餘十分之九。均得自私人之園林焉。統觀爪哇全島。一年中之以金雞納樹皮輸運出口者。總額在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磅。此外在萬隆地方工廠製成。為規那粉者。輸出歲額亦一二五〇〇〇〇〇磅。至于是處工廠之如何泡製。則以非個中人。未許入內參觀。無由察知耳。據老于此道者言。倘以上等佳種「金雞納」樹皮製煉。則以重量計。每百斤樹皮。可提煉規那精粉。由六斤以至於七斤云。當樹仁播種時。萌芽需時頗久。而易致於腐。故必須非常仔細。謹慎將護。迨芽既萌矣。則候其樹幹長至若干高。而移植之于其移植處所。又需時數年。復移植之于其永久所在。而後再經過若干時間。始為成熟時期。每樹居恆以植後二十年伐之。為最經濟之原則也。在此二十年中。時時修枝剪葉。使勿過於濃密。而整理園林。剷除蔓草等。等工作。在在需財。計自初下種。以至第五年。實無絲毫收入。而其種種支出費用。乃逐年增多也。總而言之。其所需資本。與其歷年利息。為數頗巨。則俟至成熟收穫時。其出品。必得有相當高率價值。足以引起一般民衆之經營此業。歐戰方酣之際。是物價。倘飛漲。投機者遂紛紛投資此業。致供過于求。故目下輸出總額。祇為其產量十之八耳。





# 國內外一週間大事紀

公展

## (一) 國外之部

(自十五年一月七日至十三日)

▲日本政局。日本議會政黨形勢。今已大明。政友本黨若與政府結無理由之妥協。則勢必更見有多數之脫黨者。因是本黨幹部聲言。在政策上斷不更改黨之態度。而政友本黨反得保持意外之甯靜。本黨之川原顧問。有竭力堅持政策以圖進行。及解散亦所不懼之豪。其態度極為強硬。且為整齊分裂後之陣容起見。特開臨時幹部會。決定議院內外職員補充問題。延期至十八日以前討議。將於二十日開議員總會。議決對政府之態度。至於由本黨脫黨者所組織之同交會。又由本黨加入七八人。無所屬加入二三人。結局可達三十人左右。在舉行成立禮以前。現正在籌備。聞其主義。在期改政府之醒悟。其重要之政策。在將婦人參政權等列入選舉法內。其對議會策。將在野黨之地位。推倒現內閣。與政友會不合同。而視為友黨。而與之結關係。其所定方針。大概如是。政友會則於十一日開最高幹部會。決議依政策本位。在本期議會。以政府與憲政會為表面之敵。而作戰。對政友本黨等之關係。則採臨機適略之處置。惟與同交會則於相當時機。見協議應付政府方針。地租委員問題。將於議會開會之劈頭。即提出質問。其他對華問題。師範教育費。鐵道費。海軍充實。綱紀肅正等問題。均將次第提出。攻擊政府。同交會已允為本屆議會反政府之急先鋒。政府方面。關於對議會方針。濱口藏相若槻內相安

達遞相等。主張理論上苟無謬誤。實為解散之時機。惟加藤首相頗不以解散為然。態度因而未決。非俟二十日憲政大會後。恐難有所決議。要而言之。日本第五十一屆議會。前途暗礁甚多。其議論之焦點。厥為預算案。稅制整理案。關稅改正案。治安法等。此等法案之審議議決。非二十一日之短時間所能竣事。稅制案關稅案之特別委員長。既未決定。議事進行因而遲緩。稅制案恐有不成立之虞。關稅案將陷於同一運命。其他教育費問題。亦難樂觀耳。

▲裁軍會議。國際聯盟會所召集之日內瓦裁軍籌備會。曾東邀美俄德等國參加。原定二月間開會。美國方面。衆院外交委員會六日已一致議決參加。蘇俄方面。官場機關報謂俄代表伏羅夫斯於一九二三年遇害於洛桑。蘇俄要求瑞士予以滿意辦法。瑞士不允。蘇羅乃排斥瑞士。故俄政府未必肯派代表參加在瑞士境內舉行之會議云云。又日政府亦確信俄政府不願受參加裁軍籌備會之請書。俄國不加入。固與會議有所不利。但籌備會終可助國際空氣之改良。且或可於籌備會與大會之相距時期中。勸俄國加入大會。日本報紙對於裁軍問題。謂其結果或可較華盛頓會議為佳。然各國政府對於裁軍籌備會之範圍。意見頗不一致。故原定二月召集。或不能實行。聞美國欲將海軍裁減軍備事分別



辦理。而法意日三國則不願將此兩問題分析。法國尤主張研究各國所有之潛伏戰鬪力。此即意見不一致之一端也。

▲摩塞爾問題。土耳其軍事當局與全體閣員。十日出席於國會。贊成政府對於摩塞爾問題之態度。魯希狄氏報告摩塞爾談判之始終情形。謂國際聯盟會決定強令伊拉克人民再服從外人治權二十五年。以便從土國割取所爭論之土地。此種決議不合論理。且背法律。至於英相包爾溫與駐英士使間之談話。須視英國提議之形質為憑。土國目的。根據可使雙方滿意之摩塞爾界線。締結一種合同。然英國未必同意也。

▲法國社會黨大會。法國社會黨大會。討論應否參加左翼系其他各黨將來所組織之內閣問題。如左翼各黨對於白里安與杜美之政計畫。

法權會議臨時主席



向現政府  
一致攻擊。

王則此左翼

龍政府方可

惠成立九日

博社會黨大

士會已開委

員會檢查

各省分會

之票數。計檢得反對參加者一千七百六十九票。贊成者一千三百零六票。國會將於星期二日開議。一般政治目光將集於衆院財政委員會。蓋委員會所將考慮者。不僅爲政府提議。且有左翼諸黨聯合提出採行資本稅制之計畫也。

▲協約戰債。意比對美之債務問題。美財政部長梅隆氏對衆院稅項委員會宣言。謂若以對英條件施諸意國。則使意國受不可能之担負。其結果美國將毫無所得。蓋美國必欲得較優條件。則意國惟有重稅國人。而造成第二中國耳。故主張使人難堪之條件者。終使人全部否認戰債而已云云。其意不啻謂對意償債條件須更爲讓步也。

▲蘇俄政局。蘇俄共產黨大會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宣告閉幕。已選出

蘇俄  
新中  
央行  
政委  
員之



杜洛斯基

新中央行政委員六十五人。施塔林。賴可夫。湯斯基。加李甯。佈哈林。翟趣林。杜洛斯基。加米尼夫。金諾維夫。眼柯甫斯基。克拉莘。索柯爾尼可甫等皆當選。二十九日。金諾維夫曾報告俄共產黨代表在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中之活動。結果以五一六對九四票通過。大會議決案中。聲言俄共產黨代表業已從事消弭各國共產黨中之歧見。大會現復責成俄代表繼續防止右傾及過左傾。并努力促成國際職工運動之統一。翟趣林曾出席大會詳細報告國際狀況。極受大會代表歡迎云。

▲西歐水災。西歐水災。近已漸有轉機。英國泰姆士河水勢全退。法國塞因河其支河水勢亦皆遠落。荷比境內。本星期杪天氣晴好。水勢漸落。

但排洩積水。修治河塔。縱不遇陰雨。亦須費時甚久。而經費亦復浩大耳。

## (二) 國內之部

▲北京政局。時局重心。有由軍事轉入政治之趨勢。自許閣令下。段之辭職問題。甚囂塵上。五日晚。許世英宴段駿良張樹元等。商草段退職通電。六日晚。段宅會議下野事。許謂王正廷易培基等非見段批簽下野電。不願就職。當出手草電稿。請段簽字。段雖簽「閱」字。而並未用印。其詞句則謂「祺瑞勉執國政。在昔一年。事願俱違。心力交瘁。每念四野之瘡痍。

法蘭西會議之代表



日置益

益增五中之  
悱惻繼之時  
變叵測善後  
維艱應即尊  
重迭次宣言  
還我初服政  
權交國務院  
負責執行自  
十六日起即

不視事。所願各省長官。本悲憫。懷懷佳兵之戒。多難所以興邦。成功不必自我」等語。七日。許閣員除王正廷于右任外。均已就職。許閣初次開議。對財陳交襲陸賈教易法馬慶寇及海次徐振鵬。是晚段左右要人王揖唐陳宜湯漪龔心湛等。以馮玉祥已下野。張作霖亦有下野說。吳佩孚孫傳芳通電。既主結束軍事。張之江等又通電擁段。認為尚有可為。勸段中止通電下野。故下野電又由電務處收回。但八日晨各報忽已披露。段頗嫌手續未備。及許入府。勸段發通電。湯漪又責許無權迫段限期下

野。下午四時特別會議後。許乃聲稱辭職。拂袖而去。避德國醫院。是晚經鹿鍾麟派員勸回。一方由湯漪修改電文。從中段紀。謂「際茲時變。善後維艱。前者修改臨時政府制。增置中樞。謀庶政之公開。補闕失於既往。但期利國。甯有成心。所望各建讜言。迅定國是。即釋重負。俾踐前言」云云。已將十六日起不視事語刪去。一方派龔勸許仍出席閣議。故九日閣議時。許仍出席。提出段修改通電。議決即晚拍發。是日下午。十六省區代表十餘人。謁段挽留。但段之去志甚堅。於是十六省區代表。由劉汝賢領銜。發出通電。略謂執政表示下野。奉諭原擬十六日起不視事。嗣因各方責勉。國家重器。付託之方。當聽各省公決。若遽擺脫。引起事變。咎仍難逃。盼各省區軍民長官速籌辦法。俾卸仔肩等因。請諸帥速籌大計。以定國是云云。如各省商定辦法。段必忽然下野。而府方政客。則勸段稍待。俟許世英召集各省代表來京會議。再定去就。第恐段不願再為傀儡耳。許閣方面。十一日王正廷已就外長。惟于右任仍未就內長職。十二日辭職赴西山。而陳錦濤又以籌款維艱。行將辭職。則許閣之能否久支殘局。正未可知也。

▲法統聲浪。段氏下野。今已成爲遲早間之問題。所可注意者。段去後之政局如何善後耳。聞汪榮寶電京。謂日本外務省來告。查段就職之初。日本與各國政府。當時一致承認爲事實上政府。與之正式往來。今若去職。日政府對於未來之任何政府。當另擇態度。特預爲聲明云云。此則段氏之去竟將啓爲外國干涉之漸。不可不慎爲之防。至於誰可繼段。今已成爲絕大問題。吳佩孚在此期內。忽發表其收束軍事尊重法律之世電。以探各方面之趨向。意在易討賊標幟爲尊法標幟。以取得其在政治上之地位。連日以來。各方覆電。紛至沓來。吳之地位。頗有因此一電繼長增



高之概。兼以北方實力派對於解決時局之方法。亦有遵循法律軌道之議。於是恢復攝閣。承認曹錕辭職。恢復國會。修改憲法。組織合法政府諸說蜂起一時。暗與吳之主張相符。故在恢復攝閣醞釀中。各方視線。羣集於武漢方面之吳佩孚與留漢國會議員。吳遂一躍而居政治中心之地。而旅漢國會議員。遂亦乘機飛躍。七日發表宣言。對時局主張四項。(一)復十三年攝政內閣。(二)復舊國會。改選大總統。(三)改選衆議院。(四)修正憲法。其所主張。大概即吳景濂張伯烈之意見。民八議員則雖同極護法。而另有活動。張紹曾唐紹儀亦有尊重法統之電文。惟蕭耀南復孫岳孫傳芳電。謂軍事略定。即須制憲。並論亟應制憲八大理。理由主張制憲不容再緩。是與護憲派又微有不同。章太炎之意見。則表示反對護憲。而主張護法。由黎復位。改選衆院。大概綜合各方情勢。恢復法統說已漸佔優勢。但有兩派。(一)護憲派。承認曹錕時代憲法。復舊國會。准曹錕辭職。另選總統。恢復攝政內閣。顏惠慶或黃郛。(二)護法派。恢復約法及舊國會。由黎補滿任期。此外則國民二軍方面。主張段氏下野甚力。對政局善後。根據中山宣言。召集國民會議。解決一切。國民一軍則又主張任段許暫維現狀。而長江各代表。對於擁黎元洪擁唐紹儀。在滬討論多次。又多數傾向唐氏。五花八門。令人莫明真相。將來政權究不知落於何派。軍閥政客之手。願與國民仍不相干也。

▲關稅會議 關稅會議。進行停滯。九日顏王蔡邀各國關會專門委員。開茶話會。表示關稅用途。按稅率統計。每年增收九千餘萬。以三千萬還債。三千萬裁厘。二千萬建設。一千餘萬充政費。各國專門委員表示。已提出意見書。與中國主張相距甚遠。望中國勿持成見。聞英美義允增附稅。距我原案不遠。日仍堅持二五。反對奢侈品已讓步。照原案可增七千萬。

照日案可增五千萬。中央政費日可多得百萬至一百五十萬。但非有負責政府。不能決定耳。

▲法權會議 法權會議於十二日開幕矣。初中外爭持主席甚烈。日置益調停。創名譽會長。由中國司法總長充任。實際會長歸美代表史陶恩。因決十二日開會。進行步驟。尙無具體決定。分委員會即着手組織。約分三四股研究。調查分二部。(一)司法制度。在京即可先行着手。(二)法庭監獄。外人最注意。但地點順序須待商定。十二日開幕情形如下。是日上午十一時。中比美丹法英義日荷挪威葡西班牙十二國代表列席。瑞典祕魯缺席。英代表提議。推王寵惠爲臨時主席。次由法長馬君武致祝詞。謂歡迎各國調查法權委員。並感謝各國政府誠意。使治外法權可望早日廢除。現在世界獨立國中。惟中國猶有治外法權之特殊制度。中外人民均蒙不便。故各方皆主張廢除。前我國代表在巴黎和會及華府會議。早有正式宣言。中政府擬廢除治外法權。改良司法。二十年來編訂法律。採用泰西學理。已有數種公布。至法院編制。監獄革新。事實具在。必能邀貴委員會亮察。謹祝委員會成功。使中外人民諒解。鞏固國際交誼云云。次日置益答詞。本會職務重大。各國委員應召來華。係根據華府會議議決案。各委員以治外法權初入中國。本爲便利中外人民之暫時辦法。頃聞貴國二十年來司法制度改進。委員等以爲中國進步。皆所樂聞。中國人民主張廢除治外法權。各委員甚爲諒解。望此次調查。能使各委員得表示如何可以達到此目的。各委員當以善意及友誼。本公平協助之精神。進行會務。並望中政府予以調查資料及其他便利。俾製成公平及具體辦法之報告。次法代表提議。推馬君武爲名譽會長。馬就席致謝詞。次日置益提議。推美代表中史陶恩爲委員會會長。次王寵惠指定徐維震

為秘書長。攝影散會。預定十三日晨十時。開第一次中外委員會云。

▲滬案交涉。五卅案交涉。自許交涉員退還工部局七萬五千元恤金後。國人頗加注意。查此案於十一月間經外部併成五款提出後。公使團迄未答覆。而上海領團工部局送卹款至交署時。亦未提及。但致送卹款之隱幕。似頗欲將外部提案中之前三款。以七萬五千元輕輕了之。其四五兩款。即置之不理。現外交當局已注意此點。謂此五款。實為一案。須同時解決。今公使團既無答復。上海當然更不能單獨接洽。因之京滬交涉。又皆完全停頓。聞許交涉員言。即越界築路案。交涉亦無眉目。殊可歎也。許交涉員因卹金退還經過。外界所傳。未明真相。十一日特招待新聞記者。將該案經過之文卷全部交覽。并為解釋。除外交上應守秘密之文件。未便盡情宣布外。茲摘錄其要點披露如下。

(一)卹款退還之經過。初領袖領事致函交署內開。據工部局送來總董費信。悼署名公函一件及支票七萬五千元。相應轉奉察收云云。至費信悼之函。譯意略謂。五卅案中之捕頭麥高雲及愛活生。工部局已准其辭職。工部局深惜此事之死傷者。特致卹金七萬五千元。并表歉意云云。交署當復函云。五卅交涉移京辦理。現在交涉至如何程度。尚未奉到部示。而送來卹金。又未經領團事前接洽。本署殊難收受。除電部請示外。合先奉覆云云。一面由許交涉員電告外部。部即復電云。此案交涉。已由部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向公使團提出牒文。內分五款交涉。迄今尚未接到正式答復。茲將該牒全文錄寄一份。仰即查明密存。至上海交署。僅有權交涉改良工人待遇撤銷三附律及越界築路案。其他應由部交涉。且送來卹金。其數與部提原意。大相懸殊。更萬不能輕易接受云云。交署即根據外部訓令。正式備文。將支票退還領署。越日領袖意領答復交署函云。

退還支票已收到。除上月三十號已陳述外。今不能再述一語云云。交署遂即電告外部。而外部向公使團提出交涉之原文。於一月二日亦寄到交署。

(二)外部交涉之一斑。十一月二十五日。外部向領袖公使提出交涉之原文。約有十餘萬言。逐層辨駁。理正詞嚴。洵為外交上有價值之文牒。其大綱有五。其一為『事實及責任』。內叙五卅發生慘事實任情形及推論肇事之責任甚詳。節目為『當日肇事之情形』。除引出事地點鄰近商店之證言外。并述當日外部參事裘昌運在南京路目擊情形呈部之報告書。及中西行人目擊之證言。『事發證據之調查』。根據察會二特派員及六國委員之報告。暨供詞照片店舖證狀。洋洋萬餘言。『公廨審案』。悉照錄公廨檔案為證。『本案之責任』。綜核上述情形。說明本案之責任。斷定屬諸巡捕房及工部局。對於開槍問題。曾有詰難云。江浙戰役。潰兵大批武裝入界。巡捕猶從從繳械。和平處置。未聞開槍格殺。豈徒手學生。反不如持鎗擊彈之強悍兵卒。難以彈壓維持耶。學生羣衆既擁擠捕房之東。而在前者不能後退。何以不即驅其在前者。令之往西等語。皆頗扼要。其責任可一言破的。使無可遁飾。大綱第二為『懲處之施行』。其節目為『司法懲治』。如麥高雲愛活生及開鎗之印英日捕。皆應按照刑律懲治。『行政處分』。如工部局總辦魯和。應受罷免之行政處分。大綱第三為『負責之賠償』。首論文明國慣例。枉受殘殺者。應就死傷者之生活名譽環境家庭發展長進新工上權利計算。依近年華人戕害外人成案。假定最低限度。死者應賠每名二萬元。計卅二人合六十四萬元。傷者每名五千元。合二八五〇〇元。但其精神上損失。尚須保留。待詳細清單到部。再行提出。至因此案罷市罷工罷課之間接損失。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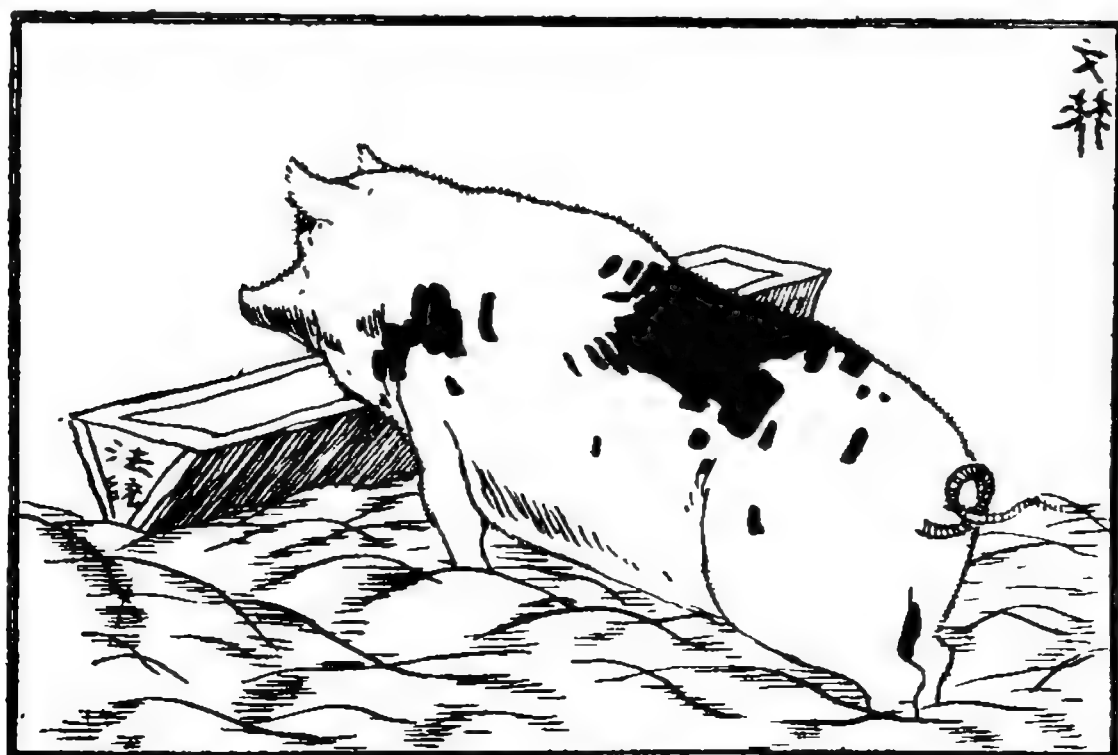
估至少一百萬元。應償交華人提充公益之用云云。大綱第四爲『收回會審公廨』。首述生事遠因。在不平等條約。次言凡租界監獄公堂司法上各機關。應尊重獨立國之主權。無條件交還中國政府云云。大綱第五爲『改組工部局』。根據工部局一千九百二十四年調查表。界內有公民政格洋人爲三一六五六人。華人爲八七九三二人。洋人納稅一六五五一三三、五四。華人納稅一七二三八三九一七三。華人應較洋人多得權利。宜將工部局董事九人擴充爲二十一人。華人得選十一人。洋人選十人。每二年終。洋人應有一人辭職。補以華董。六年後華人舉十四。洋人舉七。納稅人另舉六人爲董事。合成二十七人。華洋額數如前。總巡捕房應增華總巡。各捕房應有華捕頭各一。外國巡捕不能額多於華捕云云。

▲汕頭交涉。日輪乾坤丸水手。四日晚在汕頭毆傷駁艇工人。事之起因如下。是晚八時。艇夫鄭登鄭灶。載日人下日輪乾坤丸。既抵輪。日人不肯給費。向其理較。竟遭其糾合輪上日人。用酒樽毆殺鄭灶。被推落海時。風浪大。屍首不見。鄭登被毆重傷。性命垂危。全市鼎沸。汕頭交涉員當即提出五項要求。(一)請日當局將兇手拿辦。(二)本案兇犯就汕懲辦。不得移往他處。審時通知汕頭官廳觀審。(三)日政府向國民政府及汕頭市民道歉。(四)償傷者醫藥及損失。倘查明鄭灶已身亡。並優卹其家屬。(五)日政府擔保駐汕日僑。永不得有野蠻行動。限二十四小時答覆。並請速電本國政府。撤退東三省天津日軍。汕頭領事復函云。(一)案犯已獲。依國法嚴罰。(二)在汕頭審判時。任貴國官民觀審。(三)本領事昨訪貴交涉員。表述抱歉意。茲在本件發生地表明道歉意。(四)乾坤丸船長承諾賠償受傷醫藥費及損失。倘鄭灶係有至死確證。從優恤遺族。(五)

本領事令入汕艦員。防止再發生此種事。至於東三省天津日兵。已經本國政府撤退在案等語。據此以觀。日領蓋已承認我方要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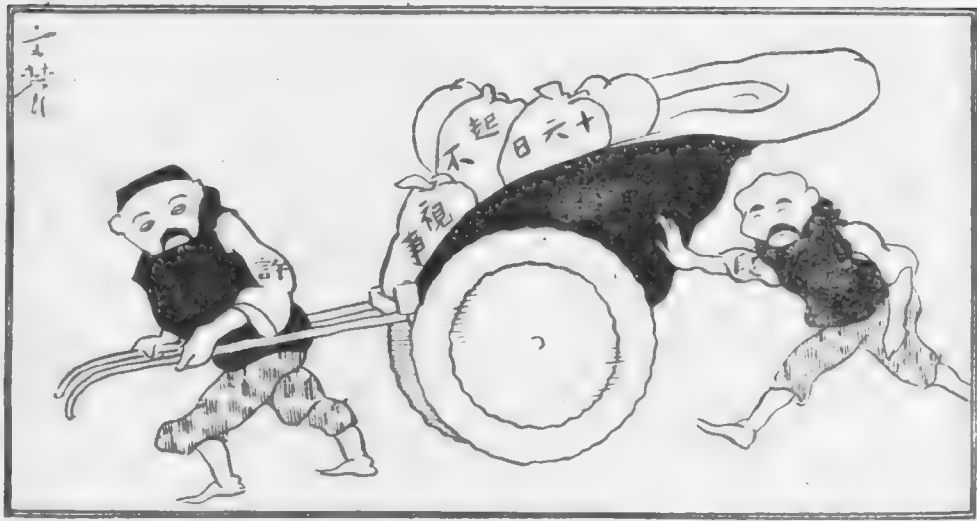
▲西北形勢。九日閣議。准馮玉祥辭本兼職。派赴各國考察實業。以張之江爲西北邊防督辦。並兼察哈爾都統。李鳴鑾甘肅督辦。劉郁芬爲綏遠都統。李雲龍爲陝西督辦。井岳秀爲陝幫辦。命令於十日晨始下。馮玉祥遊俄護照。加拉罕已簽發。外部派專員送平地泉。聞馮玉祥以既經下野。不願受官。決辭考察實業專使。而張之江十一日電。亦懇另簡西北邊防督辦。俾可專任察哈爾都統。並請慰留譚慶林爲察哈爾幫辦。西北方面。經此調遣後。大概當無變動矣。

▲關外戰事。國民軍對奉。初有兩路進攻之計劃。但近日因馮氏下野。又有變更。門致中師已於六日回京。惟魏益三部二萬餘人。仍在前所及九門口一帶佈防。唐之道師日內可抵榆關。爲相當防禦。奉軍大隊集中錦州。前線過綏中。郭軍殘部改編十混旅。由張學良統率。吳俊陞部黑軍任前鋒。奉張派人勸魏益三降奉。魏將說客監禁。即赴前敵進攻。榆關交唐之追。把守。張乃通電討魏。故榆關方面。或將仍有戰事。八面城闕朝璽部已招撫。張作霖批准闕朝璽之辭呈。所部軍隊。將歸張景惠節制。闕已避居大連。將赴日養病。奉天可無內變。外傳張作霖得馮



下野消息。亦擬自動辭職下野。勸吳俊陞繼任。又一說。謂楊宇霆張學良則有已向張辭職。但均未證實。又聞張作霖通電。十一日起。東三省與北京政府斷絕關係。廢東北邊防督辦。以鎮威上將軍名義主持東三省軍政。果爾則東三省又宣布獨立自治矣。

▲魯省戰事。自李景林到濟南後。魯省南北同時備戰。張宗昌李景林



議決分任津浦綫戰事。聞直魯聯軍分十路。初主南守北攻。繼因馮氏下野。又變計為北守南攻。李景林任第一路。李爽愷第二路。馬瑞雲第三路。張憲第四路。以上李軍。張宗昌自任第五路。褚玉璞第六路。畢庶澄第七路。方振武第八路。許琨第九路。程國瑞第十路。以上魯軍。北路方面。據二軍報告。武勉部占東光。李軍退連鎮桑園。四日李赴上原督師。七日回省。李部大隊在藥陵。德平。慶雲間集合。張宗昌調畢庶澄部北上助防。并令程國五赴德州。初傳六日下總攻令。雖未實現。而七日李漢麟又北

上。大概決戰期必已不遠。直省方面。鄧寶珊到津。與孫岳會議攻魯。決不因馮下野而終止。連日在桑園吳橋激戰。人民避津者三千餘人。聞國民二三軍。擬分三路攻魯。鄧寶珊在北路。徐永昌任西路。田維勤李紀才王

為蔚任南路。鄧部先鋒抵桑園。李思或騎兵旅向德州開拔。二軍在東光阜城桑園連鎮等處布防。大戰當在德州。二三聯軍推鄧寶珊為總司令。調精銳南下。以滄州為第一防綫。馬廠為第二防綫。靜海為第三防綫。孫岳並調駐陝三軍往津。開赴馬廠。交鄧指揮。鄧將親赴前綫督師。此北路方面戰事之不可免也。

魯南方面。據九日上午督署會議。決先肅清境內。將對李紀才部下總攻令。而豫軍方面。岳維峻又派李雲龍率三混旅。由魯督師。李六日率隊東下。是豫軍攻魯。似亦不致中止。但吳佩孚既通電結束軍事。孫傳芳亦表示聯軍收束戰事。盧香亭部預備回防。而吳文電。贊成與魯張議和。且李紀才李虎臣等一派。與靳雲鶚田維勤士為蔚等一派。旨趣不甚一致。畢庶澄已派王李二參謀。與靳等接洽和議。收束軍事辦法。而吳佩孚代表柴勤唐。張宗昌代表劉鸞佩。十二日亦由漢抵濟。和議可以樂觀。同時吳且有令鄂軍準備攻豫。本人回洛之計畫。則豫岳是否能達其攻取魯省之目的。實在不可知之數也。

▲廣州近事。國民黨二次代表大會。四日議決。(一)實行中山遺囑。(二)誠意聯俄。(三)聯絡被逼迫民族。(四)抗議日本出兵。(五)勸國民軍為國民奮鬥。六日汪精衛報告政情及廖案。程潛提對日外交案。海外代表提禁絕烟賭等十六案。執行會提林森鄒魯等違黨紀。熊克武圖危政府。應付時局。北伐案。代表大會汪精衛邵力子高貴語三人起草二次大會宣言。聞已脫稿。內容約分五部。詳述中外國際狀況。及如何接受總理遺囑等。結論有誓必接受總理遺囑。為國民革命先鋒。為國民革命先死等語。日間可以發表。至國民黨左右派調和運動。現正進行。孫中山夫人七日到港轉省。孫科吳鐵城八日到港。九日晚到省。謂願任調停。蓋自張靜江赴粵後。孫科所要求條件。汪蔣大致可以承諾。(一)孫科所墊付西山會議及各項經費。由粵政府撥還。(二)孫科須得第二次中央執行委員一席。(三)監察院須將查辦吳鐵城案撤銷。故孫吳抵廣州後。吳鐵城即銷假。孫科亦於十二日出席省務會議矣。





# 匪窟餘生述

(續)

美國豪厄德(H. J. Howard)原著  
受百戲譯

## 第六章 離村

潘君果至。携來一函。匪之首領令吾以書中大意譯出告彼。此函為派武孫君所書者。彼係美國人在左近稅所服務。與判麥君及吾皆有交誼。此時適在農村。其函如次。

豪華德君台鑒。頃與農村內兵士商議。來示所述之事。彼等僉不允以槍械奉上。已將此事遣人赴阿來米報告其領袖。茲遣潘君將此函齎奉。並倩彼向紅鬍子解釋。不能遵命辦理之困難情形。彼方有何要求。可向潘君交涉。如能得一解決辦法。最所盼禱。紅鬍子函內稱判麥君已被擒。若彼等誤以君為判麥。或判麥君尚未被拘獲。均請將實情立即詳告潘君。至囑至囑。

派武孫手啓

吾此時漸疑匪徒中或無有諳英文者。故譯述此函時。將其中語句略加變換。農村兵士遣人赴阿來米以消息報告其領袖一節。即略去未說。潘君與吾相類。亦係初抵農村者。判麥在北京時頗周護之。意欲使彼於農村之事。亦負一部分責任也。吾請於匪徒。可否與潘君一晤。彼等不允。又令吾作一函。並戒吾不得以判麥之死訊告知。但謂判麥已被擒可耳。余按其所言。作函如次。

派武孫君台鑒。吾於判麥之事。不知其詳。今被迫令吾向君等警告。

兵士不得過問此事。判麥君聞將令君等將俄國槍械及軍火以及銀錢送下。據捕吾者謂。君等若能將現款送至。吾等即可釋出。彼等知田莊內現款不多。恐祇須二百元。請從速進行。俾此事可早日結束。彼等囑遣李君來此商酌一切。

豪厄德手啓

此函外尚有匪首海番一函。一並由潘君携去。其函大致如下。

諸君公鑒。頃君等代表潘等來此。獲悉一切。致判麥君一函。亦已收到。自今晨激戰後。判麥君即由人護送至劉琴坊。今將被嚴禁該處。潘君資格過淺。不足為君等之代表。判麥君請君等遣經理來此。商議一切。務遣彼立即來此。吾等於彼必不加害。因既有判麥君為俘虜。即無須再拘捕他人也。吾等必無過分之舉。至請放心。若君等過於羈遲。吾等不能久候。行將他適。屆時討論條件。將深感不便。對於判麥君等之待遇。恐亦不能如目今之優渥矣。

海番謹啓

移時。一監護吾之匪徒。令吾隨之而行。俄而至一廚房內。見有食品甚多。方用巨鑊烹製。有一村農。予吾白飯一碗。並豬肉一盤。余食之。但不能下咽。村人睹此甚焦慮。擬以粥進。余謝却之。該日心亂如麻。實無心食飲。即有山珍海錯。亦覺有土氣息泥滋味也。五琴坊之農婦。對於該日發生之事變。似極關切。當監護者步出室外時。彼等即向吾搖首太息。有一人詢

吾判麥大佐究已遇害否。余以實告之。彼等聞之。不勝悲痛。謂此後更不能有和藹親切如判麥君者矣。旋有農婦以茶進。勸吾飲之。吾如其言。

方傾談間。匪之首領曹三至。彼告吾前逃去之汽車。忽趁不備。衝入稻田內。將判麥之尸劫去。當時匪徒見此車開來。以爲將直行至五琴坊。而不意其有此。否則彼將令部下將車拘捕。彼對此深爲憤懣。並言吾不應私將判麥已死之消息漏洩。將其尸首之所在地函內告知。吾力辨未有此舉。彼不信吾言。默然掉首逕去。觀彼中心。亦至惶亂。吾告彼或有人遣中國農夫出外密查。彼等窺見判麥之尸身。遂報告包爾君。後吾知所料果不謬也。

不及二十分鐘。曹三又至。令吾隨之行。導吾至一室。見受傷之俄童喬治。在此室內臥床上。彼精神已稍恢復。似甚愉快。彼謂現已不覺痛楚。曾食點心少許。吾知此係吸鴉片之功效。曹三至是告吾。所有匪徒。立將離五琴坊他適。又謂農村總局方面。對於彼等之要求。既不能允從。即不能將吾釋放。祇可攜吾隨行。彼令喬治即携一函歸去。不欲將彼拘留。曹三於喬治將函之內容示吾。函甚簡短。

爾等殖公司諸君均鑒。判麥君已爲吾等槍斃。所拘留之美國人。須用銀錢及軍火。方能贖出。茲限期十天。在此期內。可允贖出。若再行玩忽。即將該美人槍斃。決無寬假。深望君等讀此函後。立決意進行。勿再蹉跎誤事。至囑。

海番隊啓

後吾知正當此時。總局方遣人將銀錢及軍火送往五琴坊。俾可使吾釋出。吾等離去時。使者方在途中。總局諸君將所有現款悉取出。但祇湊得八十七元。匪徒並曾預先指定。索某種槍彈。俾與所劫得之槍枝適合。彼等要求將所有此種槍彈。全數交出。總局諸君如其所言。將槍彈及銀錢

遣人趕速送至。匪徒初擬將判麥死訊瞞去。但已爲彼等偵知。恐判麥死後。彼等亦將不免。故不願再事延宕也。

匪衆此時叱吾速起行。時雨勢甚猛。余冒雨出門。但見左右前後。盡係土匪。有已乘馬者。有在整理韁轡尚未及上鞍者。另有一馬匪衆指令吾速乘之而行。吾方欲跨上。見匪中之司令者。方在身旁。吾即告以吾衣甚單薄。無氈毯及外套以禦寒。彼能否爲吾致之。彼聞言立奔入一田舍中。取出一羊皮外套畀吾。並告吾是物此後即爲吾所有。吾之監護者。見吾逗留不前。即申申而罵。遂趕將外套披上。跨上木鞍。吾足尚未及踏入鞍鐙。監護者即以鞭策馬。馬負痛狂奔。吾此時中心如搗。不免回首顧盼。見有二三童子。冒雨隨吾等馬蹄疾馳。又見一壯豬。方以鼻拱土。意欲爲其幼畜。尋一蔽雨之處。倏見山半有一人。向村疾馳。其人伊誰耶。或即係總局遣來之使者耶。彼或正向吾等招手示意耶。方思慮間。監護者復以鞭鞭馬。馬驟躍起。吾幾自鞍背墜下。於是不敢回顧。嗟乎。使者來此過遲。已不及矣。吾等向西而行。村屋漸模糊不可辨。此時匪徒皆默無一言。吾但聞馬蹄蹴踏聲。及雨點觸吾氈帽之聲耳。





# 俄國虛無黨人的故事

李芾甘

俄國虛無黨人的暗殺史是世界革命史中最動人的最光榮的一頁。誰都知道俄羅斯是革命思想和行動最富饒的園地。在這些土地上生滿最美麗的花。這便是「愛自由重於生命」的俄國革命青年。最初的「虛無黨人」(屬於「土地與自由」及「人民之意」兩團體在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初間)都是極高尚純潔的青年。他們富於自己犧牲的精神。他們完全輕視自己身體的快樂。他不重視自己的生命。爲了理想。爲了救濟他人的困苦。他們拋棄了一切。甚至於愛情和婚姻。他們不顧危險。視死如歸。因爲他們相信他們的死。便是達到他們革命的目的。方法。那個「革命的化身」巴枯寧會說：「……與其蟄伏於淫威之下苟延殘喘而生。何若……與惡魔破斧沉舟一戰而亡。」那個因一篇「告新時代的青年」的文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甚至死在那裏的詩人米海洛夫(Mikhailov)也曾說：「死在家裏並不比死在戰場上容易些。這些話便是他們唯一的經典。」

「我們需要着暴風雨和生命。」巴枯寧曾這樣寫着這也就是虛無黨人的心理。

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暗殺俄皇亞歷山大第二的事件參預者有許多青年男女。並且失敗過多次。然而由於革命黨百折不回的精神。堅強的意志。卒能夠完成偉大的事業。這是何等可感人的事啊。在克魯澤特金

的自敘傳「一個革命家的追憶」上有一幅圖畫描寫亞歷山大被刺的情景。

「一個炸彈擲在他的鐵皮包着的馬車下。馬車停了。幾個衛兵受了傷。利沙可夫(Rysakov)就是擲炸彈的人。當場被捕了。御者要懇切地勸俄皇不要出去。並且說他能駕這輛稍微損壞的馬車。然而他(亞歷山大)一定要下來。他覺得他的高貴身分要他來看那受傷的衛兵。安慰他們如像他在俄土戰爭中安慰傷兵一樣。……他走近利沙可夫。問了他幾句話。當他走過另一個青年格利奈屋次基(Grinevetsky)身旁時。格利奈屋次基拋了一個炸彈。在他們兩人中間爆發了。因此兩個人都不免不掉一死。他們二人僅僅活了數小時之久。」

「亞歷山大第二睡在雪上。一身染滿了雪。他的隨從者都拋棄了他。所有的人都不見了。侍從武官團回轉身來。他們從雪中抬起俄皇的身體。把他放入一架雪車內。脫了一件制服覆着他那戰抖着的身體。又拿了一頂制帽放在他的光頭上。一個虛無黨人愛每利安諾夫(Aneljanoff)拿着一個炸彈。用紙包着放在他的臂下。他竟不顧生命危險。跑到侍從武官團旁邊來救護那受傷的人。人類的天性每每是這樣矛盾的。」(原本四三二頁)

在亞歷山大第二被刺死的前一年(一八八〇年)「人民之意」的團員

加可屋斯基 (Kvjatsovski) 因參加暗殺運動被捕在法庭審判的時候。他宣言：『我並不願說我們的綱領是和恐怖主義無關的。我承認這是我們的活動之一。但是這還是次要的。而非主要的。我們採用這手段是爲着保衛我們團員的緣故。並非想以此實現我們的目的。我們不必最初就做一隻老虎來表示殘暴的性質。但現在社會的情形存在下去會使馴服的羔羊變成殘暴的猛虎。政治的暗殺事件是由政府對革命黨所施的可怕的殘暴手段激起來的。』

這解說他們採用暗殺手段的原因是很清楚的。他們的暴行並非由他們的主義造成的。而是政府的暴行所激起的。『他們是受着內心的驅使的。這暗殺工作便是由於道德感情的奮興。使他們不忍看見人民的痛苦和治人者的卑劣行爲而不立刻起來報復。』(見「俄國革命之靈魂」的「戰鬪者與夢幻者」一章)

這可見他們的動機是爲人類的。他們確是爲人民自由和幸福奮鬥的勇士。在下面我再介紹幾個勇士與我中國的青年們。

在一八八九年虛無黨人伯痕司坦 (L. Cohan Bernstein) 和若託夫 (N. Yotov) 等三人在伊爾庫次克被絞死了。他們本來是流放到西伯利亞的囚犯。管理處要把他們和其他囚犯遷移到一所更寂寞孤獨的流放地。他們不答應。實行拒絕。禁卒便向他們開槍。殺死了六個。傷了許多其餘的人。重新審判。他們三人更被處死刑。

伯痕司坦在死囚監中。於臨行的前一日。寫了下面的一封信。

『我親愛的。親愛的朋友們和同志們。』

我不知道還能不能向和你們告別。現在差不多已經是沒有希望了。然而在我的心裏。我已向你們大家說過告別的話了。我沒有一

時一刻不深深地想到你們。對我的同情和熱誠。我在世的時間已快要完結了。

親愛的朋友們和同志們呵。我們現在互相撒手罷。讓我們所掛念着的苦痛的世界的較好前途的希望來照耀我們的告別辭。現在的世界還是一個強權的世界。沒有一個人的生命能夠無益地犧牲的。不要悲傷人類生命罷。讓死者自己來愛護死者。——你們有完全的生命。道德的艱苦的生命。要與那陷於水深火熱之中的世界共同前進。千萬不要說也不要想你們的生命是失去了的。他會在無益的受苦受刑中。或在監獄和流放中消失的。那是不對的呵。要在苦痛的世界受苦。要奮死地去剷除黑暗的惡魔。這才是一件偉大的工作。甚至假若這就是你最後的服役。又怎麼呢。我們已把我們供獻品帶到「爲人民自由而奮鬥的祭壇」了。誰知道。也許你們會活着來看這樣一個偉大的時候。那時我們這強權的世界會變成自由的世界了。她並且要以慈愛的手歡迎她的忠實的可愛的孩子入她的懷抱。和你們來共同慶祝那偉大的紀念日。假若到了這個時候。請不要忘却了我們。這就是我們犧牲的最大報酬呵。我願這偉大的希望永遠伴隨着你們。如樣他伴隨着我上斷頭台那樣。我以我純潔的靈魂熱烈地吻你們。

你們的伯痕司坦 一八八九年八月六日於伊爾庫次克

再說一次罷。親愛的朋友們呵。我懇切地吻你們。』  
這封信是在近代俄國史的最黑暗的時期寫的。在亞歷山大第三暴政之下。一切俄國較好前途的希望似乎都消滅了。在臨刑的日子。伯痕司



坦仍然病在床上。因為他前次與禁卒格鬥時受了重傷。兵士們連着床一起把他抬上斷頭台。他無力地臥在床上。他們把他的頭放進活結裏。一脚踢翻了床。於是伯痕司坦被絞死了。

隨着伯痕司坦上絞首台的。便是若託夫。在他臨刑前的幾分鐘。他寫了一封信。

『在後面天井裏。離掛燈處不遠。他們已經把柱竿立好了。我們已看見我們斷頭台是怎樣的築起來了。一切都是很簡單的。昨晚八時左右牧師會來探望過來。我委婉地謝絕了他。我向他說。我既然要死了。我還希望什麼身外的利益呢。

銀耶 (Gerya) 若託夫的新婚的妻子剛才來看我。這是我與她會面的最後一次了。她要守着我到死。她會把我臨終的情形告訴你們。我現在不能自己把他們寫出來。我覺得我是很快樂的。我的態度很光明。然而我是很疲倦的。身心兩方面都是很疲倦的。最近兩天來我的精神不知受了多大的刺激。發生了不少的銳敏的感覺。現在我親愛的朋友們。我心愛的人兒呵。現在就是我掛念你們的最後一瞬間。了轉瞬間我就失去了知覺。我死——我和一顆純潔光明的心同死。我覺得我是不錯的。我的心很強健。只有當我想到那些生存着我心愛的人兒的命運的時候。我的心才受着重大的打擊。我的痛苦是什麼。這只是幾點鐘的事罷了。而他們生者的痛苦便需要着絕大的精力來忍受了。當我看着銀耶的時候。什麼我都想不起來了。

看守的兵士來了。他們把囚服帶來了。我已經把牠穿上了。這衣服是雨打濕了的。我穿着禁不住凍得打抖。連寫字的手也不由得戰

慄起來了。你們千萬不要誤會說我是受了刺激呵。再會罷。我心愛的人兒呵。

你們到墳墓中去的朋友「柯立亞」(Kalya)

八月七日午前三時

在一九〇二年四月二日。一個二十歲的青年學生巴爾馬雪夫 (Balmashov) 把內務大臣西皮雅金 (Sipyagin) 暗殺了。在受審的時候。法官問他的同謀者。他回答說。他唯一的助手便是政府。『我承認我在中學和大學讀書的時候。我曾從事於反對政府的宣傳。但是我總不曾主張過用暗殺手段和武力。然而俄國的大官僚使我相信在這個國裏已沒有什麼正義和公道存在了。不公道和蠻橫的武力的制度代替了正義公道的地位。那麼。反抗武力的唯一利器便是武力。』

巴爾馬雪夫於五月三日被處死刑。他在被捕的第二日。便寫了一封信與他的雙親。

『我親愛的雙親。我現今得到了一個愉快的機會。我只與你們寫幾行。希望他們能夠入你們的眼簾。四月二日的事情。以及我參加這次運動。你們若知道了一定要驚懼到萬分。並且要感覺到莫大的痛苦。』

但請你們不要完全責備我。這是俄國人民生活情形的苦痛驅使我來做這運動。逼迫我來流血的。並且還累了你們。使你們在老年而受着喪失了獨子的痛苦。

在我做了這件工作。盡了我應盡的義務以後。假若不曾想起你們的哀痛你們的悲傷。那麼我現在一定會感覺到無限的快樂了。我順從了我良心的不可逃避的命令。而感覺到愉快的感情。與光明

的心境。固然這光明的心境和愉快的情感是被念及你們痛苦的思想所擾亂了的。然而我決不後悔我所做的事情。

爲什麼我要和那專制政治的最顯著最兇惡的代表戰鬥呢？並且在這場戰鬥中犧牲是不可避免的呢？這是可以不必向你們解說的。俄國人民生活的困苦情形。不僅需要着物質的犧牲。並且還要向着父母把他們的獨子領去。我犧牲了我的生命。來救濟那被壓迫的被奴役的同胞們。這件事在道德上可以辯護我忍心拋棄了你們的舉動。你們我親愛的。我最親愛的雙親呵。

願你們想到我的行動的重要。我希望這種念頭能夠安慰你們的天性的父母痛兒子的悲哀。我寄這信時。同時要求你們一件事。雖然我知道對於你們是很難實行的。以後我不論遇着怎樣的變故。總請你們像我現在一樣地鎮定和安靜。或者你們的鎮靜會透過堅厚的獄牆。而達到我的心裏。並且還可以減少我對於你們的焦急的憂慮了。

#### 你們的兒子「司太朴」(Steps)

一九五年二月四日。加利亞葉夫 (Kalyayev) 暗殺亞歷山大第二的叔父大公爵亞力山杜洛維支。(S. Alexandrouitch) 這件事成功了。然而加利亞葉夫也被捕處以死刑。在監獄中加利亞葉夫寫了兩封信。一封是給同志們的。一封是給他的母親的。在他寄同志們的信上寫着。

「親愛的朋友們和同志們。

二月四日的事已經得到勝利了。這是你們知道的。我現在很快樂。我已盡了我應盡的責任了。這是在流血的俄羅斯內人人應做的

你們知道我素來信仰堅強。感情熱烈。那麼請你們不要因我的死而悲傷罷。

我已犧牲了我的一切來爲工人階級奮鬥。我決不能向專制政治屈服的。假若由於我一生努力的結果。能夠做一個爲人類。爲正義。反抗壓迫。反抗強權的真正戰士。那麼我便昂然地去走那死之大道。我的死會以我理想的純潔來裝飾我的工作。

一個人爲信仰而死。便是要叫其他的同志繼續奮鬥。無論推翻專制政治要付多大的代價。我堅定地相信我們的後代會把牠永久推翻的。當俄國人民得着自由的時候。那麼在這數百年來匍匐於俄皇暴政下的人民之前。社會主義會得到絕大的勝利了。

我親愛的最親愛的朋友們。我的精神永遠和你們同在。在我艱難困苦的時候。你們都幫助過我。我們也曾分享過快樂和愁苦。倘若將來有一天人民慶祝勝利的時候。還望你們記念我的名字。把我們的革命工作當作我愛人民的表示。把牠當作我獻身於我們的黨應盡的義務。這個黨纔是真正的「人民的自由」。(譯者按「Наша Odnaja Volja」即「人民之意」社。或譯「民意派」)

我看生命好像是神話一樣。以前經過的一切事。在我少年夢幻中存在着。以及藏於我的心靈深處的。都會突然的變成一陣爲人民報復的火焰出來四散了。

我應當提起那些永久藏在我心中的親愛的人的名字。讓我在我的生命最後一瞬間向他們誠懇地致告別的祝禱。望他們爲自由而繼續向前奮鬥。

我擁抱你們。並且吻你們。

你們的加利亞葉夫」



在他致他母親的信上加利亞葉夫寫着。

『我親愛的母親，

我的心情是沒有變動的。我服從我職務的命令。做了這件工作。我是很快樂的。我要保持我良心的純潔。我要保持我信仰的完成。你總知道我以前的一切行為都是公正無私的。假若我生前受了苦。這是爲着他人的苦痛而受苦呵。

我的最後使我異常快樂。假若現在還想來救我的生命。這便可算得是可笑的舉動了。我拒絕了在罪人請求赦免書上簽名。這是什麼緣故。你當然知道的。也不用我來解說了。這並不是因爲我已經消耗盡了我心身的力量。而且相反的。在得的最後勝利的死時。我依然保全着生命所給與的一切。我在童年時代便覺着我的命運是斷定了的。我對於我個人的生命是一點都不能愛惜的。我萬不能要求他們的赦免。因爲這是和我的信仰相抵觸的呵。現在我也請你以絕大的勇氣來答應我罷。請你切莫爲我而哭泣。望你自慰自解。自尋快樂罷。好像我仍時時在你的旁邊一樣。實際上。我是永遠不離你左右的。

恐怕我以後再不能和你見面了。——那麼我親愛的母親呵。別了。我生平沒有做過什麼錯事。所以我用不着去求人家的原諒。這是我敢自信的。

華沙（波蘭都城）生活的景象。街市異常喧鬧。陽光正照在頭上這些景象一一呈現於我的眼簾。所愛的華沙呵。再會罷。

你的忠誠的兒子伊凡。

這幾個視死如歸的鬥士的言行。無論何人聽見了。都不能不感動的。現

在再述一件虛無黨人烏克託姆斯基（C. Ukhomski）臨刑的故事。這會屋拉底米若夫（Nadimirov）的通信。烏克託姆斯基是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被槍斃的。

『我在塞米翁諾屋斯基聯隊中聽見了不少關於烏克託姆斯基的故事。他在他的最後時間。表現出英雄的氣概。塞米翁諾屋斯基聯隊在盧伯爾次（Lubertsk）把他和其他三個先槍斃了。下面的紀事一部分。便是聯隊的隊長告訴我的。那個隊長目擊着他臨死的情形。很愛他的人格。感動。全隊兵士對於他。也表示深刻的敬意。……『他的面貌並不驚人。中等身材。有一雙明亮而活動的眼睛。初次見他。好像他是一個最謙和的人呢。』

『他之被捕是偶然的事。他坐馬車旅行。停在一所旅店內。他完全不知道那站裏有兵士。他受了檢查。在他的衣袋裏搜出了一支手槍。於是兵士就把他逮捕了。他被帶去審訊。』

『執法官問他的名字。他不說。執法官便翻閱革命黨的照片簿。一和他對照。最後驚訝道。你是烏克託姆斯基。你要受槍斃的刑罰。『我也是這樣想。』烏克託姆斯基冷冷地回答。』

『在是日午後三點鐘左右。刑期到了。他同其他三個工人被帶到刑場。他向執法官演說如下。』

『我知道一旦被你們捉住。我是要被槍斃的。我早已預備着死。這便是我現在如此安靜的緣故。現在我要死了。我可以告訴你們一件事罷。你們知道那個使裝運革命黨人的火車從莫斯科安然逃出人是誰。——那輛火車載着武裝的團體及莫司科暴動的領袖。並有罷工委員會的職員。』

『那個司機的便是我。在那時各處都佈滿了軍隊。在離車站不遠的地方。你們還架着機關槍來恐嚇我們。』

『這是危險的地方。到處都是荒蕪的土地。各方面都廠着。沒有東西遮欄。火車是一個絕好的槍靶。然而我加快了速度。每點鐘可行到七十個俄里。』

『我增加了汽鍋中的蒸氣壓力。到十五個大氣壓力。鍋幾乎爆裂了。現在我們的最大危險是恐怕龍頭要炸成粉碎而不是你們槍彈的傷害了。』

『當我們的火車這樣瘋狂地前進的時候。你們的機關槍開放了。但我們是不怕槍彈的。我們已經身臨危境。在數分鐘內便會到粉身碎骨或跌入萬丈懸崖的地步。』

『我這個司機人的熟練手腕居然把你們所欲得而甘心的人的生命保入了。你們的槍彈傷了我們中六個人。但無一死者。他們都逃脫了。現在他們是很安全的。你們絕對不能到他們身邊。』

『在刑場上。他們要把烏克蘭託姆斯基的眼睛蒙着。但他不願。他要坦然地就地。他不願以背向着放槍的兵士。他要面向着兵士的槍而死。』

『他的赴死之路上的同伴要求執法官保全着烏克蘭託姆斯基。他們跪下。甚至痛哭起來了。』

『烏克蘭託姆斯基寂然無聲地守着他們裝槍彈。等到預備停當的時候。他便向兵士說。』

『你們現在要實行依你們的信仰而行動的義務了。忠實地做去罷。如像我忠實地盡我依我的信仰而行的義務那樣。我們的信仰』

是不同的。什麼都包括在這裏面了。……隊長請下命令罷。』

『兵士於是開槍。那三個工人都倒了。烏克蘭託姆斯基沒有受傷。他直立着。手放在胸上。』

『兵士又放一排槍。他倒在雪上。然而他仍沒有死。他神志很清明。他向周圍看了一眼。裏面充滿了悲痛。』

『隊長對着他的頭又放了一槍。他便死了。』

這類事實本來很多。現在我也不必多引了。像他們這樣的人。我們除了對之表示極端的敬意外。不能夠做些什麼。』

我們且讀馬沙利克(Masaryk)的話罷。』

『他們熱烈地愛護着精神他和物質的自由。他們爲着人民的緣故。犧牲了他的生命。他們完全不顧他們個人的利益和生活。他們對於同志也是很忠實的——這些都是極光榮的特性。也就是最有價值的品質。這些一定會使人對於他們革命者個人和他們所自出的俄國人民。表無限的敬意和同情。』

所謂「同情」就是說要繼續他們的壯志前進。加利亞葉夫不是明白地說過。『一個人爲信仰而死。就是要叫其他的同志繼續向前奮鬥麼。』





# 觀雪地義狼後

浪漫

「雪地義狼」影片。乃法國所製。述十五世紀法國女英雄琪恩之軼事。頗足動人。聞此片攝製時。曾得法政府之多方扶助。故成績極為良好。劇旨以忠君愛國為前提。而以法皇一人之生命安危。繫於一弱女子之手。被迫於奸徒。被救於義狼。足使人與人不加獸之感也。

劇情述西歷一千四百六十一年時。法皇路易崩後。其子陶芬接位。是為路易十一世。為人果斷英明。愛民如子。時盤根第王却爾史。鮑與法爭霸。却爾史為人勇武好戰。常喜乘隙犯境。國王路易視為心腹大患焉。却爾史手下惟一勇將勞伯。與却友誼甚篤。勞與法皇麾下一女郎名琪恩者。愛情極濃。顧琪恩與其父均忠於祖國。獨勞伯則盡忠於却爾史。故二人情愛雖深。志不同也。會却爾史往法與路易相見。民衆共慶昇平。皇宮中舉行十三世紀之跳舞餞火等盛舉。為二人慶賀。歡畢。路易為却爾史加冕。却跪而受之。路易忽勒而不加諸其首。反捧腹大笑。先是却爾史將琪恩調戲。適為路易所見。故其受辱罪有應得。然却爾史隨從諸將見其君受辱。莫不忿怒異常。于是一哄而退出皇宮。却爾史回國後。報復心切。秣馬厲兵。殺奔法境而來。當却爾史離法時。勞伯與琪恩辭別。琪恩若勸其忠君體國。而勞伯一方為其情人苦言勸阻。一方又須忠其君而信其友。不覺進退維谷。然兒女之情。雖長終不敵其忠君愛友之心。遂即不顧而去。于其雄兵數萬。由却爾史親率。勞伯指揮。與路易之兵會戰于野。一時

旌旗蔽日。呼聲震野。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即孟德拉來一役是也。勞伯出生入死。救却爾史于危。戰局告終。和約以成。勞伯被派為代表。赴法邀路。易往會。因得復與琪恩會面。然二人雖心心相印。終以志趣背道而馳。琪恩心中不勝抑鬱。而勞伯心堅似鐵。不為稍動。徒喚奈何而已。法皇與勞伯正將往比隆議和。忽報利琪地方叛其君却爾史之暴動。路易素性酷愛和平。即令琪恩之父起草。親筆簽字。派琪恩父女馳往其地禁止叛亂。時勞伯在側。均目視之。不謂路易抵比隆後。却爾史得信。疑路易設就圈套。有意賣己。大怒。欲將路易處死。勞伯乃立曰。其無辜。並言親見法皇下諭。遣人馳書往叛地禁止。却爾史乃將法皇暫行監禁。派手下勇將康德率健卒數人趕上。以證路易之有無誠意。否則立將其處死。時正大雪紛飛。琪恩父女孤車獨行荒郊中。康德追及。將琪恩之父刺死。琪恩知機。乘隙脫逃。崎嶇山途。盡為白雪所蓋。其難行尤甚蜀道。康德與衆人在後窮追。忽見山狼成羣。將琪恩團團圍住。以為女郎必死無疑。目不忍觀。少頃抬頭一望。則又驚詫萬分。原來山狼見琪恩。非特對之無仇意。並表其熱烈之愛護。一羣行跪下。狼環侍于四週。一狼則以舌舐去其面上雪花。當羣狼之來也。琪恩惟有瞑目待斃。至此不禁跪謝上帝焉。親愛之下。不覺抱痕于懷。時追者觀此怪劇。莫不連聲呼曰「怪事怪事。上帝顯異蹟也」。亦不由手中刀墮而在跪禱中矣。然功名心切。以為狼可欺也。則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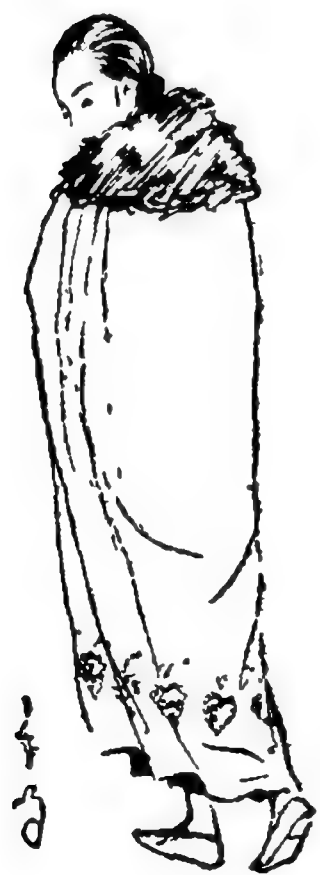
行追逐。無何。羣狼一擁而上。一狼敵一人。將衆人咬傷。琪恩因得持書直向h隆而來。勞伯一見大喜。引見却爾史。却見書。方信路易無惡意而赦之。法皇是後德琪恩而獎其忠勇。不料大劫之來。方興未艾也。盤根第人好戰性成。一日。却爾史忽又率大軍犯境。法國一再遭劫。士皆無鬪志。琪恩不忍見祖國之淪亡。乃攘臂大呼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吾儕女流。何獨不可救國乎。』於是附和者數千人。盡上城樓禦敵。時敵將勞伯勇不可當。斬關直入。當者望風披靡。城上婦女見攻城急。均以石塊火把望下亂擲。敵軍志不稍挫。勞伯拾級登城。士卒一擁而前。琪恩以內力拒。不敵。扉開。琪恩不知是勞伯。以斧直劈。被勞伯眼快。當頭一劍倒地視之。琪恩。不覺大驚。悔恨交集。乃擬負之而行。忽爲却爾史心腹將康德所見。示爲賣主。勞伯大怒。揮劍迎之。二人交戰多時。勞伯忽劍斷。康德大喜。正擬回前直刺。被勞伯避過。承勢將其推墮城下而死。敵軍入城。正焚燒劫掠。悲慘呼號之時。法皇路易。尙安坐宮中。以弈自娛。聞報從容答曰。『余已下諭往拿恩調兵來援。不久當至也。』果見塵土起處。萬馬奔騰而來。法皇援兵既至。敵衆奪門而出。盡行潰散。是後却爾史不復覬覦。朝野共慶昇平。而勞伯與琪恩亦以愛情之障礙既去。有情人終成眷屬矣。

吾人初觀此劇。即覺與美國影片有特殊之意味。蓋美國影片。常含有活潑的精神。舉動既落拓不羈。且好雜以詼諧之言語動作。此片則不然。表情一趨冷靜。故初觀似無興趣。採景方面。則重在遠攝。而布景則尙宏幽。與德國影片大致相同。

劇中兩次寫戰爭。曠原遼闊。千騎雲集。極雄壯之巨觀。惟於搶刺中箭諸幕。特寫受創情形。未免過於慘酷。琪恩雪地遇痕一幕。觀者無不爲之惴惴。乃居然於琪恩倒地之時。狼作衛護。不僅毫髮無傷。且爲之掃去雪花。

及奸人二次重追。狼則一一與鬥。卒使重受鉅創。血染雪原。聞此狼羣。僅經短時間之訓練。即行攝演。此節導演者之功。殊不可沒也。

劇中之角。Mme Yvonne Sergyl飾琪恩。家居時之婉孌嬌嬈。救國時之激昂奮勇。始則中人欲醉。終則使頑懦起。三當其喋。奮呼之際。吾人無不爲之懷然也。





# 一天的自由

心冷

海不遠的一個小鎮市。正沿着滬杭鐵路。雖然不見得十分熱鬧。但各種生意都有。每當春秋佳日。那班久住在上海的人。時常想到這幽靜的鄉間。領略些清閒的趣味。所以村子裏的店舖。逢到春秋兩季。生意格外的好些。就是那車站的站長。平日間也不過照例行事。指揮着幾班客車。停的停。開的開。事情一完。便沒有什麼麻煩。只是逢到春秋兩季。上下的客人多些。而照那些上海客人。還喜歡找着站長問東問西。所以也要比較的忙些。

這一天只是春夏將盡的時候。站長陸忠從他的屋裏出來。瞧了瞧表。已經兩點半鐘。預算還有七八分鐘從上海開到杭州的特別快車。定要經過。他拿着小旗兒。至月台上踱着。一瞧月台上簡直沒有人。心想這趟車。可以不必停了。他踱了一遍。心裏又記着伊的愛妻明珠。便抽空走到那宿舍的窗前。向窗裏張望。他剛定神向裏看時。只覺得背後有人拍伊的肩頭。他回頭看時。原來是他的妻妹靜珠。

靜珠和明珠是嫡親姊妹。父母雙亡。自從明珠嫁了陸忠。明珠便將靜珠同在一處。陸忠也當伊和自己的親妹子一樣看待。只是靜珠有一樣毛病。小時候吃了毒物。變成啞子。不會說話。可是天性却非常聰明。伊瞧見姊夫隔着窗子張望。便推開了他。也踮起了腳向裏窺看。只見伊的姊姊躺在床。上。那鐵上的劉老娘正抱着一個小孩子在那裏包紮。伊看了。便

將自己的左手放在胸前。將右手輕輕的拍着。嘴裏伊啊伊啊的唱着。陸忠瞧見伊那裏嬌態的樣子。向伊笑着。可是自己却也忙着要看。他從窗眼裏瞧見明珠產後無恙。不過是覺得倦些。這纔放。

他同着靜珠離了窗。前向月台走出。早瞧見一縷白烟在遠樹梢頭冉冉而升。知道特別快車三刻要到了。這時靜珠忽然驚呼起來。陸忠回身看時。靜珠指着那離月台二丈多遠地方的軌道中。一個小孩正在那裏爬着。陸忠瞧見那孩子處在危險之中。火車又眼看着要到面前。沒奈何只得從月台上跳下去。想跑去抱那小孩。還不會跑近眼前。那孩子已經爬出了軌道。這時。火車已經風馳電掣的到了。陸忠只得閃在一邊。那孩子的身貼近了枕木。被那火車的輪軸一碰。頓時從那亂石子鋪墊的斜坡上滾了下去。

火車過了。陸忠過去抱起孩子。原來已經跌暈了。他抱了孩子。跑到月台上。靜珠看見那樣子急得哭了。這孩子是他們鄰居的小兒子。平常和靜珠最親近。時常要伊抱着玩。他們家裏因為伊雖然是啞子。却令騙小孩子。所以也讓伊同去玩耍。今天靜珠因為貪看姊姊。竟將這孩子忘了。纔闖了這個禍。

陸忠抱着孩子。同靜珠送他回家去。並且說明原委。承認是自己的過失。孩子的父母瞧見孩子的樣子。很是傷心。陸忠戚然道：「我實在太粗心。」

了。萬一他要不好。那麼只有將我今天剛養的孩子，賠給他們。」孩子的父母道：「陸先生暫時也不必說它。或者會好也說不定呀。你說將你的孩子賠給我們。你想誰做父母都愛惜兒女。這事情實在不妥當。陸忠聽了心裏很難過。只得安慰了一番。同了靜珠回去。」

第二天陸忠又到那家去探問。原來孩子死了。他回家後便和明珠商量。想將自己的孩子去賠給人家。明珠吃辛吃苦的生了。那裏捨得給人。陸忠心裏實在難過。覺得那孩子的死雖然不是自己弄死的。可是也是自己太疎忽了。他自問良心。覺得過意不去。便和妻子說了。自己到警所裏去自首。

★ ★ ★

呆法津原是不能體貼人的居心的。陸忠自首之後。解到法庭判了個一年的監禁。雖然爲期不多。可是苦壞了明珠。每天總是牢牢的惦念着。尤其是其靜珠。伊雖然不會說話。可是時常總對着陸忠的照片發呆。

鐵路方面的事情。管理局裏已經另外派了一個姓陳的來接替。於是明珠病好之後。只得在附近租了一間屋子住着。伊不時也弄些小菜。自己趕到牢裏去探望陸忠。伊雖然處境很難。又是對伊丈夫却絲毫不露出憂愁的樣子。

陸忠在牢裏獨處着。雖然拘束了自由。可是心地却覺得然常舒坦。對明珠時常安慰着。尤其想看看他那小孩。所以明珠後來每次到牢裏來。常帶着他那玉雪可愛的小孩。

在陸忠入獄的十個月以後。這天明珠正看了陸忠從獄裏出來。剛走到半路上時。遠遠瞧見有一個蓬頭的男子。坐在那小橋的石欄杆上。忽然他站起身來。轉身向河裏望着。幾次想跳下去。可是都縮住了。這時明珠

已經走到橋邊。瞧見他那樣子。便問道：「朋友。你爲什麼要這樣。有什麼爲難的事嗎？」那人向明珠打量了一番。只是低着頭不響。明珠道：「我瞧你的樣子。似乎要尋短見。可是人生世上。那能樣樣都如意。且放寬了眼光。望遠處瞧。我瞧你不是沒用的人。何必這樣的要走絕路呢？」那人聽了明珠的話。便旋過身來道：「不瞞你說。我是剛從牢裏出來的。身上半個錢也沒有。既無居處。又無衣食。以後的日子正長咧。人家知道我是會做過犯人的。還有誰來信任我。我想倒還不如死了的好。」明珠道：「你未免太迂了。既然你說是衣食無着。我的丈夫從前是在鐵路上做事的。就是現在的站長。也和我們相熟。昨天我還聽說站上要招兩個伙夫。你去怕還來得及。在那裏混之。究竟也還好哩。你如果願意。何不跟我同去。」那人聽了便跟着明珠前去。到了站。尋着了陳站長。居然還有一個位置。陳站長問那人。那人回答名叫朱有才。站長便派他在站上服務。有才在站上做事。倒也還好。他空時便常跑到明珠家去。替他們劈柴。挑挑水。明珠本來待人很和善。常時將些飯菜給他吃。大家很能幫忙。這天明珠到牢裏去時。陸忠欣然的告訴伊：「我的刑期再過一個星期。就要滿了。那時我們可以快樂一下了。」所以明珠出來的時候。心裏便盤算着到了那天預備些什麼。伊回去之後。替伊的孩子。趕做一件新衣服。靜珠知道伊的姊夫要回來。更歡喜得什麼似的。幫着伊姊姊忙個不歇。在陸忠出獄的前一天。明珠在家裏預備些酒菜。一個下午專忙着燒菜的事。在傍晚時候。朱有才跑了來。幫着伊做了好些事。這時明珠將多的菜盛了些。拿一瓶酒給有才。讓他在一邊喝着。靜珠却提着個籃子向鎮上去買鮮魚了。

靜珠回來的時候。大吃一驚。原來屋子裏的東西。零亂異常。燒好的菜也



潑了一地。桌子椅子也倒在地下。伊連忙跑到屋裏。只瞧見伊的姊姊頭髮蓬鬆着。衣服也扯碎了。伏在孩子的床上哭着。伊再三的推着姊姊。要問個明白。可憐伊又說不出話來。急得伊也在旁邊哭了。伊心還不死。只是催着明珠。明珠纔裝着一隻手拿壺向嘴裏喝酒的樣子。咬咬牙齒。靜珠似乎領悟了。跑出去找有文。不知道他到那裏去了。

這天正是陸忠出獄的一天。他臨出監獄的時候。典獄官很對他客氣。因為他們曾知道他的入獄。並不是由於自己的犯罪。所以格外的敬重他。他出得獄門。便向理髮所裏去修了個面。身邊還有那在獄時做工分到的工資。便隨便買了幾樣玩具。和靜愛吃的糖果。高高興興的回去。伊正在那裏尋自己的家門。只聽見有孩子的哭聲。和靜珠騙小孩的聲音。他跟着聲音跑近前去。原來孩子正在靜珠身上哭着。靜珠一瞧見姊夫。喜歡得跳了起來。陸忠瞧見兒子。便順手將他抱了。這孩子也乖巧。瞧見了他父親立刻止住了哭聲。陸忠將兩包糖果塞在靜珠手裏。便抱着孩子進屋。靜珠做着手勢告訴他。伊正睡着。他這纔躡足輕輕地進房。走到床邊。只見明珠正臉向裏床睡着。便將孩子交給靜珠。輕輕的推伊。伊只是不動。他湊近前看時。阿呀一聲。原來明珠兩只眼睜着。眸子呆呆的。不動。摸伊額角。早冰冷的了。他這一驚。早說不出話來。靜珠瞧見這樣子。也嚇呆了。陸忠無意中從明珠的枕底下。抽到一張紙。寫着「爲人所辱。無顏見君。」的八個字。想問靜珠時。可憐伊又不曾說話。別離了一年的夫婦。到相見時一個又死了。這是何等難堪的事。陸忠坐在明珠的床邊。只是垂淚。這時孩子已經睡了。靜珠在外面。劈着柴預備燒飯。忽然靜珠怪叫着跑了進來。將陸忠嚇了一跳。靜珠進了屋。急得直

往陸忠的背後藏躲。他也不知出了什麼事。只見屋外跳進一個人來。酒氣薰薰的叫道。「小姑娘。這怕什麼。我歡喜你呢。」那人正是朱有才。朱有才想不到陸忠在屋裏。陡然瞧見個男子。酒也醒了一半。靜珠這時推着陸忠。一手指着有才。一手指着伊已死的姊姊。號叫起來。陸忠這時奮身一跳。一掌將有才打倒。兩個人滾在地下。打做一團。可是陸忠力弱。看看不敵有才。靜珠眼瞧着姊夫要吃虧。便跑出門去。向街頭上大喊警察。

等警察跑近他家時。只見陸忠和有才已經滾到門口了。警察剛跑近身。陸忠正一掌到在有才的腰眼裏。他阿呀一聲。翻了个身不動了。警察拉住了陸忠。再摸有才時。早死在陸忠拳下。警察道。「你可不能跑。你犯了人命了。」靜珠雖然瞧着陸忠被警察捉着。要分辯也無從分辯。

第二天陸忠又進了監獄的門。去飽嘗那鐵窗風味。他所得的自由。只有





# 瘋婦

玲玲女士

一個四十來歲的婦女。衣服穿的十分襤褸。圍着那條縐紗的百褶裙。倒好像還是新的。後面都有許多泥蹟。頭髮蓬亂得和喜鵲窠一般。髮髻也鬆散着。又瘦削又污垢的臉兒。滿呈着一種顛頓的樣子。深凹着的兩眼。更沒神氣。伊在街路上瘋瘋顛顛的徜徉着。嘴裏噤哩咕嚕不知在那裏說些什麼。伊聽得有人說伊是瘋婆。便怒目向着人衆打量。嘴裏咒詛着。一忽兒又格格的笑將起來。忽然瞥見有一個小孩在前面走着。便追隨上去。這是伊的幻像。前面何嘗有什麼小孩走着。那瘋婦是誰。大概你們也知道伊就是程蕙珍。伊十九歲的時候。伊的父親便循着舊例。將伊許配給東門外一個開設京廣雜貨舖子的葉茂春。的兒子葉大盛了。過門之後。大盛和伊倒很要好。茂春老夫妻倆。也因爲伊作事勤儉。又很順着他倆的意旨。更是歡喜伊。曾記得有一次大盛和伊不知爲了什麼。兩下口角起來。老夫婦倆。却袒護伊。埋怨他兒子不應該那樣的對待伊。有幾個伊的親戚。和舊時鄰舍。見伊處於那麼快樂的環境中。誰也妒嫉伊。伊呢。看伊常帶着一副笑容。便可以曉得伊私衷也很欣慰。茂春夫妻倆。原是想抱孫子。纔急急地替他的兒子完婚的。在第二年的結婚後一月。蕙珍居然生產了。產出來的又是一個雪白肥壯的男孩。茂春倆喜歡得什麼似的。在開湯餅會的那一天。親友們看見了那小孩。都說長得面目清秀。五官端正。你老人家得着這麼一個好孩子。委實祖上積德。好福氣啊。

茂春倆和大盛聽得這麼的稱讚。都笑得兩眼眯眯的。只有綾縫。自此以後。閤家人都因爲伊公婆十分優待伊。都敬重伊。但伊不以得寵而作福作威。依舊操作不幸得很。那麼快樂的過了年。半光景。那時我們城裏。流行虎烈拉。東城那邊尤其盛烈。不上三個禮拜。接二連三的相繼死亡了。有四十三個之多。男女老少都有。大盛也是其中的一個。那天黃昏時候。大盛好端端的坐在店堂裏。和旁的人說笑着。忽然喊起忙痛來。便想出恭他父親看他神氣不對。心裏已經猜着三分。連慌差派學徒。趕到去請醫生。誰知醫生診務忙不過。歇了一個半鐘頭才趕來。大盛已是上吐下瀉。得不成個樣子了。沒有法想。只能眼睜睜的瞧着他被疫神硬生生的拖了去。蕙珍那時直哭得死去活來。兩眼哭得像胡桃一般。伊悲哀淒慘的哭聲。誰聽了也要鼻酸。大盛沒有成殮的時候。伊竟想自盡了。幸虧被伊婆婆發覺勸住了。茂春曉得了也苦勸伊。說人死不能復生。你何必這樣的。心呢。也是大盛的命數。小麟現在還只兩歲。我們老骨頭也是垂死的人了。你忍心拋棄了去。倒也不打緊。小麟又叫誰撫養呢。好媳婦。你就替我們吃半世苦吧。別要尋短見。使我們更加悲傷。我們決不待虧你。茂春說時。聲音十分艱澀。也流了幾滴老淚。伊的婆婆親戚。個個在旁邊規勸着。伊仔細一想。不得不打消剛纔的主張了。大盛故世之後。伊沒一天不是縐着眉頭。唉聲嘆氣。伊公婆見伊食量也減少了。臉兒也瘦削。



了。顛倒的神情。令人怪可憐的。便勸道你心放寬些。別慮愁出毛病來。假使有個三長兩短。不要又累煞我們了嗎。唉。好媳婦。聽我們的活。快別悲傷。」又僱了一個女僕服侍伊。伊雖然想忘懷故夫。逗着二歲的小麟玩。笑。可是越逗笑小麟。越容易想着大盛和伊的情形。越容易想着大盛心裏越發悲傷了。後來伊自己覺得如果再這麼過去。不難殞命。便強制腦筋不去回憶過去的事。小麟六歲的時候。伊得一種心弱病。神經恍惚。伊婆婆。先一年與世隔別了。茂春那時雖則還只五十多歲。却已老態龍鍾。彎腰曲背的。這也是他常年奔波勞碌的現象。店務便交給他的姪兒管理。不料沒上一年。他老人家好像生存在世界有些膩煩起來。也追隨他的老妻去了。可憐只剩下了伊和小麟。本來有片舖子開張着。儘可以不愁吃。不愁用。誰知伊的堂叔。竟是一個衣冠禽獸。欺侮伊。是個無用的婦女。漸漸地施展他的侵略手段。起初還讓伊住在店裏。後來推說。爲謀展營業關係。便請伊另外租幢房子居住。每月店裏付給日用費五十元。到了年終時。伊的堂叔。纔眉蹙額的跑來和伊商量說。今年年口不好。店裏賺錢賺不到。還要蝕本。年底還須四百塊錢。償還人家。怎麼好呢。嫂子可有錢多着嗎。伊回答說。我那裏有錢多着。伊的堂叔說。那麼只好將那店收了。伊說。收了嗎。唉。有些可惜啊。你伯父辛辛苦苦的開辦這片舖子。譚何容易。他心血完全都付在那片舖子。於今他老人家去世還沒一年。便倒閉了。委實有些對不住他老人家。還是請叔叔竭力支持。今年蝕本。可以望來年的。反正都是你叔叔一手辦理。伊堂叔說。我能夠維持。自然希望維持下去。就是我也心中想盡些棉力。支持着。實在願與事違。慚愧得很。沒有維持的能耐。所以今天特地跑來與嫂嫂相商。諸君有所不知。那片雜貨舖子。沒有一年不賺錢。不過多些少些罷了。伊

堂叔接手下來。居心不良。從中舞弊。開了一本滑頭賬簿。年終時於是乎裝出一種憂慮的樣子去欺騙伊。可憐伊又不識字。便是識字。看了他的賬簿。也莫名其妙。店裏的情形伊本不熟悉。搬了居住了。益發隔膜。那時伊心裏雖然不免有些疑惑。說不出理由。也沒法想。見他推說。不能維持了。只得忍氣吞聲的允許了他。將店盤給人家。總算多了五百塊洋。伊便將那筆款子存放在南門大街上那元盛米舖裏。店一收了。伊的生活自然感得困難了。伊便找些女紅來做。來的工資和收來的微薄的利錢。省吃儉用。倒還可以過活。小麟七歲了。伊便送到國民小學堂裏去念書。那個小麟。身體不大強壯。天資到很聰敏。很孝順他的母親。可以安慰伊的。也只有小麟。伊含辛茹苦的撫養小麟到了十四歲的時候。伊心裏暗想。小麟讓他再多讀幾年書。求些高深的學問。固然是好。可是家裏沒有多大的恆產。生活程度又一天高似一天。還是學門行業。懂些經絡。將來不難沒有飯吃。伊打定主意。便四處託開。求荐生意。在那年中秋節的前幾日。伊的舅父來說。我朋友在上海新開一片南貨店。中秋節後就要開張了。南貨店裏沒什麼重生活。小麟要去學倒很適合。伊也以爲很好。便去徵求小麟的意見。小麟本來很順從他的母親。年紀雖小。人情世故也懂得些。當下便表示同意。歇了幾天。便跟着他舅公到上海去了。自小同餐同睡。一旦分離。自然免不了有傷感。臨別時的情形。我也懶得說他。且說小麟到了店裏。在紅氈上拜過了先生。先生見他聰慧伶俐。非常寵愛。只派他在櫃檯邊立立學。習了一年光景。他也能招待主顧了。委實不幸得很。他平日是睡在店的對面棧房裏的。這一天棧房裏堆滿了幾十包有一百五六斤的糖包。佔滿全屋。他便睡在糖包的旁邊。第二天早晨。店中的夥友已經吃過早飯。見他還沒起身跑來。甚是奇怪。還以爲



昨夜在鋪上看小書。睡得晏了。不能照常起身。他的先生見他還不來。有些惱怒。叫另一個學生去喚醒他。那裏曉得那棧房門緊緊的關着。那學生一壁打了幾下。一壁大聲喊着他的名字。不見答應。便轉身回復他。先生又親自去敲門。也不見答應。心裏好生怒惱。嘴裏咒罵起來。教學生將門撬開一看。只見五六包糖包倒壓在小麟的身上。小麟俯臥着。面無人色。慘白得很。兩眼睜着。已是氣閉的了。他先生看見不禁嚇得一跳。店中的夥友知道了。誰也十分詫異。奇怪得很。糖包怎麼會得倒坍下來的呢。唉。可憐啊。瘦弱的小麟。怎經得起八九百斤重的糖包壓他的身上。他口張着。分明糖包剛倒下來的當兒。曾經喊救過的。可是人靜夜深的時候。有誰聽得而去搭救呢。當下他的先生便打了一個急電。給他的舅公。告訴一切。他舅公得知了驚詫得什麼似的。一時不敢告訴伊。伊因為許久沒有接到他兒子的信。便去託伊的舅父帶個口信。問問伊兒子的安。好。他是常常到上海去的。那天伊又跑去詢問他。他恰巧不曾在家。伊的表嫂便和伊搭訕起來。談到其間。伊表嫂忽然深深的嘆了一口氣。說。小麟真可憐啊。伊聽了甚是驚異。便問伊什麼原故。伊表嫂見問。也奇怪起來。原來伊表嫂以為伊已經得悉小麟的死訊的。想找兩句話來安慰伊的。不知伊還是睡在鼓裏。沒曉得小麟的死耗。那時伊表嫂便說。沒什麼。不過因為他二歲便沒有爹爹。年紀青青便跑到外邊去。學生意罷了。但是伊見表嫂的神氣有些異樣。說話時又好像臨時裝飾出來的心。知有異。便尋究底的詢問伊。起初伊表嫂還推三諉四的哄騙伊。後來被伊問得緊了。只得說出小麟已在二月之前。睡在糖包邊被糖包壓斃的了。伊聽得了頓時氣噎過去。表嫂見伊氣噎。嚇得渾身抖戰。恰巧那時伊舅父回來。見那般情形。不由急得手足無措。問起原委。伊表嫂便說明了。伊舅

父聽得頓足說。唉。你這尖嘴姑娘。誰教你說長話短多。嘴什麼你看。現在闖出窮禍來了。怎麼了。半晌伊纔慢慢的蘇醒過來。見伊舅父站着旁邊。也不響一聲。只是哭着。他們便勸伊。伊舅父說。總是他不好。將小麟荐到那月南貨店去。伊且哭且說道。他既死了。為什麼不早告知我。伊舅父說。恐怕你悲傷。纔瞞住的。伊哭得像淚人兒一般。伊悲傷過度。神經便錯亂起來。睡得很熱的。忽然也會跳下床。喊着小麟。號淘起來。左右鄰舍被伊哭鬧得不得安睡。雖則厭煩伊。但誰都可憐伊的境遇。伊天天瘋瘋顛顛的。在街道上來回的走着。見得有小孩走過。便狂呼起來。追那小孩。可是小孩早已見伊瘋狂的模樣。嚇得不知跑到那裏去了。

那天看見過伊。第二天便不見伊的影兒了。同居的人見伊幾天不回家。便通知伊親戚。親戚們雖想找尋伊。偌大一個地方。從那裏去找伊呢。怎樣找得着。

在伊失蹤後五天。不知是誰播傳這麼一個消息。「西門外江裏。浮着一個女屍。現在還橫陳在江邊呢。」竟轟動全城。好奇的男女老少。都跑去。看那女屍了。

那江邊站滿着許多瞻觀女屍的人們。看了浮腫水淋淋的女屍。大家心裏便揣猜起來。你說那樣。他說那樣。人多言雜。莫衷一是。「哎呀。這不是東城葉家大盛的妻子嗎。」一個尖銳的聲音。沖破了混雜的空氣。那當兒。又有一個尖銳的聲音應聲說。「對的。真是小麟的母親呀。」

(完)